

若荷·影子★著

影子荷·若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姑苏诗影 / 若荷·影子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2

(金马车诗文库·原创卷·1-7 / 李旭主编)

ISBN 978-7-5059-6649-9

I. 姑… II. 若…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0072号

书名	金马车诗文库·原创卷 (1-7)
主编	李旭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军
责任印制	陈晨 王军
印刷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39
插页	7页
版次	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9-6649-9
总定价	210.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姑苏诗影

诗影诗序

像影子一样寄生在诗歌里

古 箏

我一直坚守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轻易为他人作序写评。但不轻易也不等于一篇也不写,只是写得数量非常少。我是那种随和但原则性又很强的人,对于写诗、撰评或作序,我则非常苛求和认真。长期以来,我一直谢绝有求诗评者,拒绝为求评者做吹鼓手。对不能唤起我心灵共鸣或创作诗评欲望的作品,我一概委婉拒绝。曾有一位诗友就因我拒绝为其诗集写评而对我不满,对此,我并不后悔。我宁愿为诗歌得罪一个朋友,也决不违背一个诗评者的良心,评则因心动而为文。

姑苏女诗人若荷·影子的诗集《姑苏诗影》即将出版,嘱我作序,我非常乐意的一口答应。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在默默关注和阅读她的诗作,并为她这几年在诗歌创作上不断的进取和突破而甚感欣慰。我很喜欢她那种江南小女人情调的吴侬软语的小诗,那些纤巧的诗就像苏州古典园林一样小巧、自由、精致、淡雅,别有一番韵味在其中,或像苏州评弹一样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清亮悦耳;那是一种恬淡、优雅、别致、清新、滚动揉



合在一起的十分女人味的小曲小调，也犹如一池月光下盛放的素莲，美在于清纯与淡薄。

若荷·影子写诗的诗龄并不长，据我所知，她是从2005年才开始诗歌创作。但她天资聪颖、敏感、悟性好，也很勤勉，所以，这些先天的因素加上后天的努力，便注定了她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成长的速度很快，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引起多方的关注，并得到一致的认可和好评。在她邀我写序时，我曾有意识的问过她：“你为什么要写诗？”她说：“人活着总得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现在也只剩下这点兴趣了，但愿我能一直写到老。”

她朴实的回答令我动容。这是一个对诗歌没有多少野心的女子，她对诗歌的热爱也仅仅只是单纯的热爱。相对于当下诗坛上那些靠削尖脑袋，并借以诗歌事件爆炒自己一夜成名的所谓的名诗人来说，若荷·影子简单的想法简直“傻帽”的非常可爱。实际上，若荷·影子留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寄生在诗歌里的影子，也许她后半生都无法离开这个白天为太阳，夜晚又为月亮的诗歌载体，她爱诗歌其实就是在爱着那些给她精神寄生下去的发光体，她因身在其中而浑然不知。

亲爱，我已准备好
准备好一把隐形的刀子
倒插在心口
把围在你身边的女人
一个个剁成肉浆

我将恨隐藏起来
等着火山崩发的时候
我会跟着它一起燃烧
一起死亡

——摘自若荷·影子《爱着的男人》

爱情是一种非常自私又具有排他性的情感。在若荷·影子的这首诗歌



中,一个因爱情而饱尝嫉妒苦痛的女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她欲为爱的人去“杀人作案”,这种欲置他人死地也置自身死地而不顾的爱,让读者读来颇为忧心和震动。当然我并不赞成为爱不计后果的做法。但这种狂热的程度确实很有力透纸背的感染力,足以使得读者为之痛惜并唤起曾经有过的热烈的爱的回忆。在这首诗歌中,我们还看到一个敢爱敢恨的率真的“若荷·影子”的“影子”。这样的诗歌也极易唤起我们被生活磨损的麻木的痛感神经。这首诗歌也使得我想起多年前曾读过的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集《爱情组诗》,那种强烈的撼动人心的情感直刺心扉。在这种为爱而生的女子眼中,爱情便是这世上的一切,所以她便把所有沸腾到极点的爱,通过滚烫、毒辣的词句奔涌地倾泻出来。在这种时候,只有诗歌,也唯有诗歌能够让她得到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安慰。因爱生恨,这恨也像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有多少爱便有多少恨的火种在滋生。一个女诗人在诗歌中用爱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并期望生命在这种爱与痛的纠葛中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读这样的诗歌,我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真情和苦痛,也唯有这样本真的诗歌,才能毫不矫饰的展现出灵魂的坦荡和无尘。相比那些故作深沉、玄虚、造作的诗歌,这样直抒胸臆、直抵心肺的诗更能使我感动、共鸣和喜欢。

有人问,为什么很多女诗人都喜欢写爱情诗?且在她们的作品中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居多。其实,这非常正常。因为在女人的生命中爱情永远排在第一位,那是她们一生所追求的事业。不是曾有人说:“男人靠征服世界去征服女人,而女人则靠征服男人去征服世界。”这话说得不无道理。所以女人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追求爱情,女诗人也特别擅长写爱情诗,而且能够把爱情诗写得深入骨髓和透彻心扉。若荷·影子也正是这样一位擅长写爱情诗的女诗人,不仅擅长,她还把情诗很好的融合了江南水乡特有的湿漉漉的韵味,这使得她的诗歌又有别于其他女诗人,里面多了吴语、琶音和丝竹之声。从她的组诗《关于男人》中,我们看到的《想象的男人》、《爱着的男人》、《想恨的男人》这一系列作品,集中的可体现出她的爱恨交加以及纤细的情感和心路历程。

在今年三月份接受“潮流·新汉诗”网站的采访中,采访者曾问我:“女诗人的写作和男诗人的写作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吗?”我的回答非常



肯定：NO。接着她又问：“女性的生理特征，感情模式对诗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说：“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如果有阳无阴，则无法达至生态的平衡。女性诗歌在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语感上，弥补了男性诗人所不具备的女性特有的情感的细腻和温婉，从而使得诗歌在风格语言上更加千奇百态。如果没有女性诗歌，诗歌的领域便会失去一道靓丽的风景。相比男诗人缜密的理性思维来说，女诗人的写作则以感性来贯穿的诗歌的走向和枝节。所以，我一直倡导女性写作应写符合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诗歌，女诗人也应以自身为本，写出具有女人味道的诗歌，那才是聪明之举。”而若荷·影子的诗歌则契合了我这种诗歌理念和审美观。她把小女人的那种喜怒哀乐，千姿百态的在她的诗句中生动的表达的淋漓尽致，并把多面、低回、委婉、幽怨、热烈、甜蜜等多种情感的体验和谐的交织在一起。

我从不认为要求一个女诗人把诗作写得深刻、大气、厚重、关注底层、关注民众是有道理的，这就像要求一个女人去干粗重的体力活一样有违生理构造。另外，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首先关爱自身，才会关爱他所爱的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和自身的心灵都不关爱，谈何对其他人对社会的关爱？关爱别人的前提，首先是懂得先自爱。所以，我认为若荷·影子一直在关爱着自身的灵魂，她把灵魂的呓语通过诗歌的外衣呈现给世界，而这一切文字的记载和表达就像她朴素的诗歌观念一样：“随心抵达诗意。以诗雕刻记忆，以诗凸现生活。”她的诗作是随心的，也是诗意的，是记忆的追溯，也是诗话的生活。

纵观了若荷·影子的这部诗集后，我把她归纳于那种典型的江南小家碧玉型的女诗人，我认为她比那些看似大家闺秀的女诗人更可爱，比藐视深刻的女诗人更有无穷的魅力。若荷·影子就是那行走在苏堤河畔的如杨柳拂风的女子，她的诗歌也凸现出一种都市女子诗意图的内心和对浪漫生活的向往。

除得爱情题材的诗歌外，她其他一些题材的诗歌也很出众，一些亲情篇和类似自省似的诗歌，也展示了她另一面灿烂的才华。



她影

谁也没有看清
皮肤变成皱纹的过程
那棵百年老树一辈子的经历
就倾斜在道道深痕里
他要用这样折磨自己的方式
疼爱那些葱绿的叶子

——摘自若荷·影子《一生的秘密》

它是一条皱纹
有时曲线，有时直线
爬上一些人的额头
会裂变成不同形状

现在，它在你思想的空白处
偶尔停留，让你脚底的力度时深，时浅
揣测不定

它说，前方可能是一座山林
也可能是一片海蓝
——摘自若荷·影子《一条路》

看不清背后的脸
我只能摸着面具前面的脸
我已习惯摸自己面具前面的脸

你轻易揭开
紧贴在我脸上的那一层皮

诗影诗序



犹如打开另一张脸孔的秘密

——摘自若荷·影子《面具舞者》

这句“我只能摸着面具前面的脸”，让人听了产生无限怜惜的痛爱之情，而后面紧跟的一句“我已习惯摸自己面具前面的脸”，这里的“习惯”一词则运用的妙不可言。女诗人在诗歌中递进的独白，仿佛一层层的在剥笋，又像一层层揭开那些厚实的外衣，最后敞开胸腔中那一颗隐秘在深处又驿动的心。从这些摘录的诗歌的片段中，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一个向内挖掘自己的若荷·影子。她的诗歌也一直处在幻变中，就像一个千变女妖一样，努力在以各种形态和面目示人，但不管如何变化，她最终还是未能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的女人味和馥郁的香水味，为何要摆脱这些浓郁的女性味道？其实，这些也正是她的诗歌别具一格的魅力所在。

每个诗人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像这个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分工，就像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风格的诗歌，平民写作写底层生活的诗歌，而若荷·影子写她小家碧玉的诗歌，正因为这样，诗歌的园地里才盛开着百花齐放和千奇百态的花卉。当你厌倦了宏大空洞的主题、厌倦了艰涩如蜡的或不知所云的所谓“先锋”诗歌，也厌倦了连白开水也不如的“口水诗”时，不妨来读读这清新、美丽、诚挚、热烈、幽怨、顽皮、具有江南韵味的诗歌，这来自心灵又返璞归心的诗歌。

最后，我想说的是，若荷·影子是一位非常有潜质的女诗人，这些优秀的潜质如果在将来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和开发，她的诗作将一定会令明天的读者瞠目结舌。

2009年4月23日 写于秦淮河畔

古筝，原籍无锡，现居南京，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芒种》2008年度诗人。从事诗歌、随笔、小说、评论的创作。著有诗集《虚构的房子》《湿画布》，诗合集《南京五人诗选》、《五味子》，编有诗评集《品筝集》，主编民刊《陌生诗刊》。



她的诗影

诗影诗序

光影切割下的诗意行走

——青年诗人若荷·影子及其诗歌印象

鲁 荒

认识江苏青年诗人若荷·影子，是在诗歌论坛。大约两年前，大地诗刊论坛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笔名：若荷·影子，她的诗作从众多的诗歌帖子中凸显出来，迅速走红网络。因此我更愿意称她为网络诗人。以后的日子里，若荷作为大地诗刊的主力版主之一，为我分担了大量的管理业务，也因此成了文学上的同道与朋友。

若荷·影子生长生活在膏腴富庶的天堂苏州，在那片梦幻般的水乡泽国，古运河的□乃桨声、太湖的浩渺烟波、丝竹评弹的婉转音韵，铺垫了她生命的底色；四千年吴文化的深厚浸润，赋予了诗人明慧巧致、恬淡淑雅的性格与人文气质。在世人的印象中，苏州女性美而精致，小家碧玉式的，是吴侬软语濡染出来的。这也暗合了我对姑苏女性的世俗意义上的认识。但在通读了诗人的诗稿后，这种惯性思维得到了矫正。

若荷身上叠加了上述几乎全部的地域人文印痕，从这个层面上说，她是世俗的，生活化的，走在人群里，不会被人注意。但诗人首先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精神的殉道者，若荷的诗歌强化了我的这种认知。她的诗支撑起



了诗人独立的精神人格，它凸显于地域文化之上，又不为身处的地域文化所规范，尽管不免或深或浅地还留着那个文化的胎记。她的思考是独立的、自觉的，她似乎时时借助生存背景，让自我行走的影子有所依附，实现人文气息上的融合；但又随时随地的揭竿而起，毅然从背景深处走出来，走进阳光，也走进风雨，曝光自己，切割自己，洗礼自己。她行走在自我营建的精神的长街短巷，风晨雨夕，既风姿绰约，又特立独行。

有了上面的体认，然后走进她的诗歌，触摸诗人的心灵，就一路顺风顺水，柳暗花明了。

若荷似乎对光与影有着异常的敏感。以致于衍化成了覆盖她整个文本的复合意象和灵感符号。这让我想到了卡夫卡、海明威、里尔克，想到了昌耀、海子，他们都创建了属于自己的意象体系。若荷把自己的思考与写作，置于这个庞大的意象符号之内，使心灵期待显影得五光十色、奇幻空灵。我想，这可能就是诗人的生命状态，也是诗人渴望构建的语言状态。

若荷的诗歌，题材虽然不是很广，但却丰富。就像她家乡的园林景观，方寸之内含纳大千。

感悟、提炼和呈现生活的能力，是一个诗人必备的条件。若荷在这方面显然给出了比较满意的答案。在我接触的诗作中，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诗人的敏感的触须，明晰的理念，仿佛猎人的枪口，牢牢地盯紧猎物。呈现的过程也往往拨落纷纭的物象缠绕，直取要义。这对于以感性见长的女性诗人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她活着，但根不在泥土里
她很会笑，但笑容是伪造的
她的的确确绽放着
但的的确确没有花香

有一次我在商场里见过她
有一次我在客房的桌案上见过她
但是有一次



她的诗影

我在垃圾堆里见过她
她和许多莫名的垃圾在一起
同流合污
——《塑料花》

在这里，诗人主观意识是成竹在胸的，所以无需迂回，不必故作姿态，只要将生活依循思维路径稍加调整还原，作品的内涵倾向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这样说，并不否认诗人感性触觉的敏锐，相反，从大量的诗作中，同样感受到了诗人捕捉诗意的锋芒。通过动感纷披的意象，借助错落跳跃的现代语境，完成了一系列的艺术创造。她懂得艺术创造的规律，以感性的呈现放大艺术的魅力，张扬个性话语的风姿。若荷的大量诗歌作品，为读者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铺陈了足以使人流连忘返的诗性绿荫。尽管我们还不能说这些艺术形象已臻完美，但其生动鲜活的个性姿态，富含原生态的草根气息和世俗的人性情怀，足可以带来生命感悟和艺术享受。组诗《姿势，抑或姿态》，很能说明这一点，其中《一条河》写道：

其实我是水的一种
空气是水的另一种
我与空气相濡以沫
在同一条河里
一起生活，一起流淌

时光挤进来
从未经许可
故意弄出些波浪
尔后转身，便将一些尾纹
弃在河面上

诗影诗序



另一首《麦茬一样的时光》同样精彩：“……我们在麦苗顶尖嬉戏 / 在
小径里相互追逐 / 现在，我已无力挽留 / 那个奔跑而逝的秋季 / 只在一缕
饮烟上空 / 缠绕出时淡时浓的记忆……”。那些青涩的年华，青春的时光，
那些魂牵梦绕的情境，被岁月的银镰一茬茬割掉了；逝去的岁月，无力挽留，留下的是疼痛的麦茬，和同样疼痛的记忆。沉郁、忧伤的情绪，弥散开来，谁读了会无动于衷呢？

由此我想到一个话题，即若荷·影子诗歌的基调品质。著名诗人艾青说过：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热衷心灵行走的若荷·影子，也没有例外。从若荷的诗里，我梳理出了如下的一些关键词——影子，骨头，忧伤，刀，刀光，病根，姿势，疼痛，刺，黑暗，花朵，草木，水……

读若荷的诗，我觉得有三点不应忽略：在风格特色方面，她的诗歌既瘦劲硬朗，又沉郁忧伤，也不乏丝绸般的飘逸灵动。前者是诗的风骨，后者是诗的血肉和精神，三者拷和，大致可以概括若荷诗歌的总体风貌：绵里藏针，时露锋芒，血肉丰满，摇曳生姿。也许这样界定一个诗人的作品，过于程式化，有些武断，甚至危言耸听，但如果真的读懂了诗人的作品，就会认同我的这个判断。这样的判断，不是随便几首诗作可以支撑得起来的。所以还是希望走进作品，用心体悟诗人的语言脉搏。比如《骨头与骨头的对话》、《虚构的情诗》、《猎人之死》、《母亲》、《五月的刀太过锋利》、《秘密花园》等组诗系列，无论是世情、人情、爱情、亲情，无论岁月、人生、苦难、生死，以致山水草木，夕露朝晖，都在诗人的笔下尽得风流。若荷的诗歌，一方面有“枫落吴江冷”的瘦削气韵，一方面也有“看尽叶底花”的婉约情韵，更有“残荷听雨声”的清丽意蕴。

它总带着剑
刺伤一个人出血
血路渗延，伤及另一个人

它很艳
艳得你不愿睁开眼睛



若荷·影

尽可能让一些软绵绵的词语
填饱空肚的情诗

我已收到零点九九朵玫瑰
如同搀扶起那些我无法触及的爱情
它说，九九也是久久
所不同的是，它倒退行走

——《零点九九朵玫瑰》

玫瑰与剑，爱情与血，这样的意象组合在一起，产生的穿透力是尖锐的、震撼人心的；绵软的爱情在刀锋上舞蹈，我们感到的是惊心动魄，是伤及灵魂的疼痛。

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等，都可能影响人的性格气质，但与生俱来的生命基因，往往更能决定一个人性格命运的走向，决定她应对生活、阐释人生的态度和方式。在精神范畴，“文如其人”永远是无法逾越的宿命。若荷·影子也不例外，她的骨子里有一种无法剔除的生命关怀意识，也许叫做忧伤情怀，或悲剧情结更合适。我不知道诗人经历过怎样的人生起落，情感风雨，心灵淘洗，但她的诗歌作品明显地给了我们如上的暗示。她的抒情或者叙事，已经远远超出了小女人诗歌的忧伤情调，进入了对命运、苦难、生死、灵魂等重大命题的拷问和纠结。她已经走出了那条被油纸伞撑起的寂寞的雨巷，不再矫情地仰起脸、任江南的酥雨打湿裙裾，然后制造夸张的抒情；她冷静地躲开热闹的人群，转身拐进了一条通往心灵的小路，隐进了精神的峡谷，也进入了无我的境界。她开始了独立的思想穿越，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若荷的孤独，除了影子无人陪伴。孤独伴生了忧伤，也伴生了蓝色调的生命思索。向外的张望，向内的思索，使诗人的生命变得高贵而峭拔，她找到了安放心灵的方式。

组诗《骨头与骨头的对话》很能代表这一书写状态。其中如《迷失》：“很长时间，我一直找寻/通往地底下的路/在找寻的过程中/发现树的根部四处蔓延/我不知哪个方向/是我所要的”；如《麻木》：“背着时光行

诗影诗序



走的人 / 已感觉不出冷与暖 / 听自己脚步声来回奔走 / 呼吸在空白的气
体中挥霍 / 我嘴含死去的季节 / 开门关门”；如《疲惫》：“骨头与骨头避开
我 / 经常在夜晚时说些悄悄话 / 它们远离我的目的无非是我的这个躯壳 /
漏过不少洞 / 满是伤口”。我从中触摸到了诗人叩问灵魂、观照命运的嘶
喊与挣扎，我与诗人一样，因疼痛而觉醒着。此外，《一生的秘密》、《活着的
老屋》、《刃光上行走的影》、《解剖一张纸》、《深陷古琴》等，也都有可圈点
之处。组诗《母亲》，梳理了三代母亲的亲情痕迹和心理沟回，既感人，又留
下了久远的回味。如第三首《我是你的母亲——致女儿》

问号与感叹号

象一个个漏空的地砖
等你走路时用小脚填满

小辫子左右摇摆
舞出每天不同的心事
我的目光始终向上
企图打开秘密

孩子，我已将八十八个钢琴键
有序地排列
它笔直得象一把锋利的刀子
顶着我的后背

若荷对诗歌的痴情与痴迷，令人感动。从精神层面上说，写诗，已经成
了她的生活方式，成了她的宗教。她能够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和庸常物
象中，发现诗美，并迅速定格，这种呈象尽意的功夫，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的。所谓天赋，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在她的感觉世界里，月移花影，水动
莲舟，都会闪现出灵感的火花，撩拨起联想的涟漪。经常是由一个意象荡
漾开去，进而捕捉到系列的意象群，成组成组的诗作就这样诞生了。我想，



这除了她敏锐的感知生活的技巧外,还得益于她的勤奋,她的全身心的投入。因此,若荷能在如此短的诗写时段上,得到快速的提升,为诗坛特别是网络诗坛推重,是名至实归的。组诗,最能考验一个诗人的功夫。若荷大量的组诗系列,证明了她的语言实力和诗写状态,也把自己送进了优秀青年诗人的行列。

当然,若荷也写了大量的精短诗作,大多是一意一象,干净通透,涵蕴饱满。“哥哥,请允许我 / 借你漂浮不定的影子 / 挥霍我的情思”(《虚构的情诗》片段),“咽下一个字 / 吞下一辈子的药 / 轻笑一声,吐在碑上”(《一生》),“时间跟着时针走 / 我跟着影子 / 一起走失”(《岁月》),“唯一的猎枪比他先一步老去 / 他饿死于风雪铺盖的寒冬”(《猎人之死》之《第五世》),象这样的短章佳构,在若荷的作品中俯拾即是。也许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然,也许诗人谙熟了这种砾沙敛金的思维方式,抑或兼而有之,总之每每咀读,都会获得小小的惊喜。

余秋雨先生在其散文《白发苏州》里有一句话:“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他指的是历史上的苏州,那么现在呢?

我曾在一个秋天,有过几日姑苏的盘桓。选择了临河的一家小客店,对岸是一家演艺厅。江南的十月余热未消,入夜,昆曲与评弹濡软的音韵,时断时续地飘洒进来,如梦如幻,我好像被送入了千年以远的某个时空,现实的喧嚣退去了,我真正体味到了什么是舒适与享受,尽管那时还听不懂那些婉转如酥的唱词。那几天,我浏览了那里的园林水巷,古寺丘山,流连于小桥流水,沉浸于运河古韵。但一转身,金鸡湖园区时尚现代的英姿,又让我惊叹不已。地处长三角经济圈中心位置的苏州大地,商潮汹涌,古老的文明与现代活力错杂生辉,魅力无限;历史的纵深与现代的超拔就这样被奇妙地整合,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时空里,铺开了巨大的投影。

青年诗人若荷·影子,就置身于这个古老而现代的环境中,传统与时尚的光与影交织闪烁,梦幻迷离,稍不留神就可能迷失了自己。但诗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站定了自己的坐标,她投射在大地上的身影,同样是美轮美奂、诗意婆娑的。

英国诗人威·休·奥登的诗作《爱的更多》中,有这样的诗句:“要是所



有星星都陨落或失踪，我将学会眺望虚无的天空”。我愿意把它送给若荷。美丽的影子正值青春年华，处于艺术创造的爆发期，希望她在诗歌探索的道路上，志存高远，独辟蹊径，不断超越自己，永远保持高速健劲的诗意图行走！

若荷·影子的首部诗集即将出版，诗人希望我能够写点相关的文字，作为好朋友，我当然责无旁贷。除了祝贺，也想借此走进诗人妙曼的影子下，享受一份如诗的快意。

2009年4月28日

鲁荒，东北的山东人。上世纪80年始代发表作品，以诗为主，兼及散文、评论、报告文学、学术研究等。有千余件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报月刊、诗林、中国诗人、绿风、词刊、文化月刊、北方文学等海内外近百家报刊。出版诗集《守望家园》等四部，主编多部。主持民刊《大地诗刊》及《讷河文化》。专业职称：研究员。现居黑龙江。

目 录

影子

诗影诗序

- 像影子一样寄生在诗歌里 古筝 1
光影切割下的诗意行走 鲁荒 7

第一辑 幽光·浮影

- 散文·路上 3

上一条黑船	7
姿势,抑或姿态(组诗)	9
低调的生活(组诗)	12
太湖之恋	15
顶尖(组诗)	17
等我们老了,搬到海边去	19
有关雪的微型小品(十首)	21
慢性毒药(组诗)	23
半截烟	26
我的另一部分(组诗)	27
爱情格式化	30
虚构的情诗	31
柔软的光	33
麦芒一样的时光	34
爱的神话	35
零点九九朵玫瑰(组诗)	37
关于男人(组诗)	40
不安分的月亮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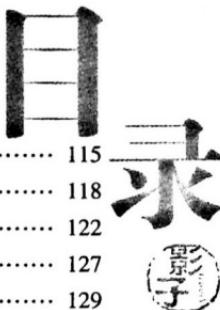


月亮下漂浮	44
贺师中秋生日	45
有抑或无(组诗)	46
猎人之死	49
骨头与骨头的对话(组诗)	52
一生的秘密	55
自“抖”开始(组诗)	56
解剖一张纸	59

第二辑 波光·掠影

散文·一曲咳音	63
---------	----

留园随记	66
秘密花园(八首)	70
文房四韵(组诗)	75
白蛇	78
深陷古琴	80
她在春天的水墨画卷中(组章)	83
落泊者	85
红	87
空中的音符	89
季节另一端(组诗)	91
幻影(组诗)	94
风在树的顶尖走动(五首)	96
雾里,雾里(组诗)	99
寓言·杯弓蛇影(组诗)	102
春天已在脚尖了(组诗)	105
不谈爱情,很伤心	107
想(三首)	109
四百五十步(组诗)	111



纯“镜”世界(组诗)	115
水态(组诗)	118
微诗一捆	122
飞虫	127
落发	129
水滴	130
棉絮	131
纸蜻蜓	133
塑料花	134

第三辑 刃光·刻影

散文·门	137
母亲(组诗)	140
关于父亲(组章)	143
“清明时节雨纷纷”(组诗)	145
清明(组诗)	147
逝去的回音(组诗)	151
那棵梨树(组诗)	150
穿越冬天的星子	156
大雨的阴谋	157
梦的手指	158
门外的猫	160
失忆的人(外一首)	161
逃(外一首)	164
来生(组章四)	166
最后一个春天	168
秋会死去	169
病根(散章)	170
走吧,孩子(组诗)	172





五月的刀太过锋利	174
凹凸的时光	176
刃光上行走的影(组诗)	177

第四辑 韶光·追影

散文·老井	183
情海(组章五)	186
一路上的酒(组诗)	191
爱人,我已疲惫	195
哦,春天	197
白色烟雾	198
婚(组诗)	199
入秋,入秋(组诗)	201
秋怅(组诗)	205
秋天,秋天(组诗)	209
假装(组章五)	211
迷失的回声	213
入冬(组诗)	214
活着的老屋(章)	217
刻圆(外二首)	220
伸缩	222
那年(组诗)	223
与月亮赛跑(组章四)	226
月亮的诡计	228
时间之箭	230
一年消失	232
那些时光	233
诗影后记	
在晨光中“追逐”另一个影	238



诗影

幽光浮影

第一辑

眉心隐藏之语

搁浅成忧伤

抑或是打湿羽毛的鸟

贴近春天的脸部

飞起，停留

都将秘密与手指一起

伸进梦境的口袋

不轻易流露





虹影

路上

小扇叶

跨出家门几步，抬头便会与两棵树的目光对视，我很粗俗的样子，和所有人一样只用眼角的余光稍微瞄它们一眼。不是鄙视它们，而是根本没不在意它们的存在。它们象两个日夜值班的卫士，并排立在路的两边。一直叫不上它们的名字，我们只是熟悉的陌生人。它们始终站着，从未有过喘息或改变过任何一个动作和一个姿势。

这些叶子象浓缩过的檀香扇，好几次我真想去闻一闻它们是不是也有檀香的香味。扇面很小，小得仿佛是经过民间手工制作的精美的微型工艺品。这些“工艺品”被倒挂在树枝上，一枚枚，一把把，竟没有人欣赏，反而被冬天冷冷的眼光欣赏并染成古典色泽。只有风吹动时，微微抖了抖。

总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踩到了那些小扇子。这些微型的工艺品，被抛弃在路面上，它们粘贴在路

幽光·浮影



面上,竟象一幅凸印的雕版画。风动了一下,它们随之动一下;风大一些,它们会翻几个身,有的飘向离树远一点的地方,有的飘在半空中,在空中待一会儿,再轻轻落在另一个地方。

好几次,我真想撷几枚小扇叶藏进口袋,我想我是太怜爱这些生动的小扇子,也许是它们在我的视觉范围越来越稀少的缘故吧。但不会因为我的怜爱而改变什么,它们依然被风吹落,一天比一天少,最后消逝不见踪影。

树枝已经很寂寞了,只有一二枚小扇叶孤零零地在枝桠颤动、欲坠。这一次,我用正眼细细盯着,盯着,仿佛生怕它们在我眼里立刻消逝。

就这么,光秃秃的树枝成了一道另类的风景。枝上曾倒挂着精致的“工艺品”,已倒挂在我的记忆里。我和它们一同经历一次短暂的相遇和别离。是一段路,也是一段过往,但也无法改变我继续向前,不会因为消逝,而停下脚步。

幽光·浮影

凹凸的地砖

前方水泥路左边是商品房的场地,场地是绿色的菱形地砖,每块地砖中间有一个漏空的方形,这是特制的地砖,为了绿化需要。将来会在这个漏空的方形里撒一些泥,移植一些草皮之类。一般过路人都走正中的大道,平坦的路面,除了为了让车让路,拥挤的情况下,不得已才会走这场地。

迎面,远远地看见女儿,晃悠着赶回家。一根小马辫在她的头脑后面跟着她的走路摇摆度晃左晃右。她走慢时,马辫会跟着晃慢些;她走快时,马辫会跟着晃快些。我经常会从这小马辫晃动的程度,就可以感觉到她今天的心情,所以我一直关注着这小马辫。

现在“小马辫”晃得异常得慢,慢得几乎有些停顿的样子。路人并不多,而她没有走路中平坦的路面,反而在凹凸不平的场地上磨蹭着。脚尖拖踢着场地上那些漏空的方形,就仿佛她正与这些凹凸的地砖有纠不开的死结,需要用脚尖踢开、解开。



实际上,我并没有去帮助她,也完全无法帮助她,能帮她的只是轻轻拭去她眼角里的泪花。甚至陪着她走上凹凸的地砖。高跟鞋在漏空的方形里有了几次磨难,漏进来,艰难得拔出来。如果实在拔不出来,或许我会脱掉鞋子。

而以后的日子,不管路上是否拥挤,我依然会体验一下凹凸的地砖在脚底下深深浅浅的感觉。这是女儿一直在走的路,不管可不可能,有没有时间,我都会有意无意去体验这根“小马辫”走路时的感觉。

90 度拐弯

如果不拐弯一直往前走,是通往公路,那是我内心张望的地方,即使搭乘拥挤的公交车,我也非常乐意去感受一次。如果我左拐弯,那是去学校的地方,那儿更是我内心渴望的地方,忆小时候背着书包无忧无虑的心情,可惜现实不是童话,我无法将自己缩小。

右拐弯才是我要去的方向,这 90 度的拐弯处原先是个草坪,一到春天,嫩绿嫩绿的样儿,看上去较为可人,偏偏在其两侧硬是被足印生造的斜线连接一条原本不是人行道的路。

我和所有人一样,带着侥幸心里试着这样走,软绵绵地踩着草,踩着枯黄的落叶,唰唰作响。突然,我感到自己的脚印和体重多么无情,体重能不能轻些呀,轻些,就不会踩疼地上那些一直沉默着的富有生机的植物们。

明知是错误,我还在将脚踩过去。如果这不只是一个拐弯路口的捷径,而是一条通往深渊的捷径。此刻,我用脚踩过去作为代价,我还能否有退出来重新开始的可能呢?答案在瞬间的设想中,已定为错误就是错误,一些错误永远无法挽回。

还好这只是超近的捷径,我可以重新用另一种方式走过,拐过 90 度的拐弯。即便绕个圈子,我发现我的心里坦然且平静。鞋子踩着坚硬的路面,发出清脆的声响。这样走路的方式,也完全适合我,我知道这条路是属于我的。



正走着，眼角一瞥，90度拐弯处立着一块牌子：“珍爱生命，远离毒
蛇药品”。我冒了一下冷汗：幸亏只是一块牌子。

煨红薯

离家乡十几年，原本土乡土气的嗅觉已沉迷于混浊的城镇。这里没有清新的空气，看不见田野，一到黄昏时分，更望不见小村庄里从家家户户的屋顶散发的那股亲切的炊烟味。

煨红薯已记不起是哪些年的事了，只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便和姐姐抢着做饭，更多的时候，和姐姐一起坐灶口。趁做饭的时候，在灶口里放几个红薯。饭一熟，红薯也喷香了。有时候，把红薯煨成焦炭了，越是烤焦了，红薯越香。想起那股子香味，口水便一直往肚子里头咽，我想我也不至于馋成这个模样。但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饥寒交迫的岁月里，确实是如此。

而今，每天清晨，路过街口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来搬来的一个高炕，专卖煨红薯的。卖红薯的是一个跟父亲一般年龄的老头。看穿着是农村里来的，一边煨红薯，一边还在读着报纸。高炕上围放着许多红薯，是我熟悉的。他卖的红薯是南瓜味的，虽然没去买过，但我知道那味儿一定和我当年在灶里煨的红薯的味一模一样。

红薯的味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会改变吗？我没有再次品尝一下红薯的味道，是我心里有些怕，怕现在的红薯已不再是以前红薯的味了。我还是喜欢路过时，深深吸了一口气，用鼻子狠狠地闻一闻，哦，红薯，我怀念的红薯！

黄昏时分，红薯的炕不见了，我呆望着放炕的地方，仍然用鼻子狠狠地闻一闻。哦，红薯，居然还有尚存的煨红薯的香味在空气里飘荡着。



幽光·浮影

上一条黑船

关于诗，关于诗的灵感抑或情绪

——题记

1

关上门

便坐上一条充满诡异的黑船

动词、形容词等各类词汇

举着各类凶器

象一群流氓坯子

在局限性的船舱内相互撕咬

我只是一个代词

看见他们翻动体内隐秘的暗流

竟无可奈何

我真想说服他们

将他们引入湖

让他们象水一样永不止息地流

2

吃掉灵动智慧，抒情浪漫

幽光·浮影



吃掉爱情的所有章节
吃掉我唯一死去的光阴
如一个个黑色蚂蚁疯狂饥饿

我变成一座孤独的荒园
出入口堆满无法滚动的球
将我死死地围困

3

风、雨、日、月、树、影
一副副虚象的面孔
我已不只一次变成他们
曾和他们一起庸俗
庸俗地自言自语
庸俗地谈情说爱

可是，我发现一种奇异的光
是黑，是白，是蓝，是绿，是红，也是紫
手越过他们，再抽出时
掌心里沾满碎词



幽光浮影

姿势，抑或姿态(组诗五)

一首诗

庸懒的词语
卸掉一切负重的盔甲
光秃秃的身子挂在思想的枝头
一串串奇异的果实
于干渴的唇边咽下去
被亲吻孕育出来的句子速度缓慢持久
分叉出不只一条胳膊
摆出你眼里的姿势
沿虚设的河流
漫延
至远

幽光浮影



一条河

其实我是水的一种
空气是水的另一种
我与空气相濡以沫
在同一条河里
一起生活，一起流淌

时光挤进来
从未经许可
故意弄出波浪
尔后转身，将一些尾纹
弃在河面上

一枚叶

由绿至黄，由黄至枯
从枝头沦落地面
自然而然
谁也没有真切地发现这样的过程
只发现时间一次一次滑过

谁是那一枚叶子
飘进季节与季节的旋涡
辗转反侧，尖叫



幽光浮影

一只鸟

尖细的嘴唇轻点出细微的心思
啄开羽毛，打开皮肤接触高空的细节
你习惯这样的动作
习惯将思想与翅膀一起腾空
尽可能让自己的身体飞跃
便能与最顶端的蓝，拉近距离

偶有羽毛，脱落
姿势轻盈，在身后的半空中

一条路

它是一条皱纹
有时曲线，有时直线
爬上一些人的额头
会裂变成不同形状

现在，它在你思想的空白处
偶尔停留，让你脚底的力度时深时浅
揣测不定

它说，前方可能是一座山林
也可能是一片海蓝

幽光浮影



低调的生活(组五首)

人 群

对着迎面而来的脸孔
你的嘴角微微扭动一下
佯装出一种笑容
似乎为任务勉强完成一个表情

那双眼睛象一种深藏起来的光
淡淡地散发微薄的热情
他步步逼近
你似深似浅的口袋

小 巷

它的咽喉
被叫卖声爆破
纸币的碰撞声足以掐死眼红的乞丐
可怜的人哦
一天一天被纸币的细菌感染



魅影清影

并且到处传染
在现实的汪洋
频频挣扎

门 框

固定好的
它将一些人固定在屋里面
又将一些人固定在屋外面

年轻的时候
它把我固定在屋里面
现在
它把我固定在玻璃上
透视着屋外面的世界

双 手

与它交流的时间
定在黄昏时分
我们约定倾情
抑或相拥

它用长短不一的指尖摸了一下
长短相同的日夜
我用长短相同的日夜摸了一下
长短不一的指尖

幽光·浮影



甘 蔗

我是如何渴望甜蜜
又是如何用牙齿拼命地挤压
甜汁流入嘴里
它都会发出一声或两声以上疼痛的叫声

一次又一次
它在我的牙床内部翻转着身
直至身体干如枯柴
舌尖处甜汁淡尽, 将它抛弃





姑苏清影

太湖之恋

千万年以来
你安然静淌于水乡的枕边
拥起西施的倩影泛舟于你博大温暖的河床
寒山寺的钟声夜夜敲响在你的耳畔
陪伴你度过历史的沧桑

梅园用与众不同的姿势
俯身于你的怀抱
招惹众多痴慕的目光
园林的清雅亮丽
娇羞美态安睡在你的身旁
令自古至今的雅士倾心于你

时而惊涛骇浪
时而娇媚安谧
你与古老的岁月一起
演绎着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
你与温柔水乡一起
铸就“洞庭水府”“天然国画”

幽光·浮影



你用朴素的眼神
看勤劳的人们编织一个个美丽的梦

我愿化作风
亲吻你每一寸肌肤
我愿化作雨
抚遍你每一滴柔润的水
我愿驻留成你身边不起眼的芦苇
不倦地守候,与你一起历经风霜
陪你聆听西施在远古的彼岸
为你奏响的
琴音





幽光·浮影

顶尖(组诗三)

塔尖

——导航塔

比谁都先饮下
天空倾泻下来的满腹苦水
你与云并肩站着
象一根悬挂在半空中的干瘦的线
竟将目光延伸至远方

那朵容易颓变的云，象一块抹布
蓝一阵，灰一阵，始终浮动
你始终未动

天空颓变成一张黑脸的时候
我坐在自己的房子里
变成一只欲展翅的大鸟
看着你一闪一闪

幽光·浮影



叶 尖

春天早已落下帷幕
你坚持绿盈盈的姿态
把脚底腾空,作出欲飞的前奏

你不是果子
竟坚持着果子的重量
将整个身体倒挂枝桠上

下雨的时候
你将一点一点水,过滤成绿
递给坐在树荫下被影子染黑的我

脚 尖

方向,总是向前
除非你没有转身倒退行走
它便会面对你的反方向
让你徘徊在复杂的路口

这么多年
我始终跟它保持亲密的联络
跟它在同一个方向漂泊

它带着我进入一个黑洞
让我成为盲人
又带着我走出黑洞
让我成为
闭着眼睛也能走路的人



等我们老了，搬到海边去

此时，涛声挽留发白的爱情
从一幅画卷中
吟出一双清澈的手
理了理已经染白的发
我们挺了挺弯曲的背
你干瘦仍有力的臂挽着我
搬进海边的红色木屋

除了海风站在浪尖
高歌自己的舞曲以外
只剩白羽毛的鸟贴紧海的面庞
每日清晨在红窗户外奏鸣

身穿白色睡裙
挤了挤刚从梦里回来的眼
拉开白色窗纱
风迎面激情地拥抱过来
我能够望见不远处
如淡蓝色绸缎一样

幽光·浮影



随风舞动的浪
听见放开歌喉的海水
正时时刻刻渲染满腹的苦

你说，繁华的尘土飘去
越过时间背部的尖刺
不需要再疲惫了
去海边走走吧
柔软的沙按摩粗糙的脚跟
尽可能让足趾与脚踝陷进去
或者，将整个身体平躺
从粒沙中凹陷进去
受它们长时间的呵护

或者，任由风拂了再拂
拂动我们并肩的衣裳和影子
往后
再往后



她的浮影

幽光·浮影

有关雪的微型小品(十首)

1

飘下去,飘下去
飘落何方
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2

有我的地方是白的
没我的地方是黑的
这是个黑与白的世界

3

你重重地踩过我
吱吱的
是我在你脚底喊着疼

4

我说过,我永远洁白
你却说你怎么也看不见
那是因为我被命运抛弃在河里



5

我的舞姿,你会吗?
不会的话
你只要跟着风旋转就可以了

6

我被弄脏了
有人把我当成垃圾
扫向路边

7

我在你的笑脸上
被温暖融化了
渗进你的肌肤让你永记

8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点白
每个人的灵魂一定也会沾一点白
心不会黑暗

9

瞧我在树上的样子多美
象朵朵绽放的花朵
可是,弱枝因为我过重的美丽折了腰

10

我将所有屋顶铺上我的衣服了
让鸟儿找不到落脚的小巢了
他乡的暗夜,一定有落泪的人儿



幽光·浮影

慢性毒药(组三)

岁月之水

绕年一圈
常有液态的毒
混迹日常茶饭中
不轻易饮下
侵袭耳鬓，染黑为白

幽光·浮影

我们噙着泪花
在水上漂流
送走一大片一大片
不停奔走的绿色季节
身染毒素，枯去身骨

在落日余晖中
微微俯身，弯腰
老了



记忆粉粒

夜的深处
紧盯闪烁的粉粒
眼睛渐次迷失方向

那些陈旧的模样
趁一切静止之时
纷沓而来，环绕着你
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毒性粉粒
从你鼻孔中潜进
植入内脏

在往昔的深穴内
你享片刻奢侈
盲了

情爱香料

掐住爱的保鲜期
企图挽留让你心动的香气
时间持久地进行分化隔离
香气四处扩散
散至无

你未曾发觉
无色气味已霸占整个躯体
浮在你奔走的上空
低头昂首都无法逃离



魅影浮光

自内心始一缕染毒之香
追赶你

在无知无觉中
你甘愿受其诱惑
迷了

幽光·浮影





半截烟

思想在等待中拨落成灰
剩下一半毒，含嘴里
半个肺黑成夜，黑成无
他慢咽谁抛下的毒

燃烧的部分继续燃烧
已经燃烧的部分
虚构成白色雾浮过头顶
指甲，染成旧时色
指缝执意抢夺
唇边缺失之物

指上，唇边，默默，交替位子
他被雾气包围，眼眯成缝
摸另一个人的脸

燃烧的部分继续燃烧
已经燃烧的部分
唇边，指上
绵延着生疼



魅影清影

我的另一部分(组三)

致亲人

已不再提及往昔
就象你违心地拉开与现实的距离
避开追忆中散布的疼
成为逃逸者

剩下的日子象寺院
撞钟的余音，瞬间飘散
心如废弃的庄园
内脏损伤，面容残旧
仍要坚守蓝天

你把活下去的理由
藏进泥土
让一棵棵生长起来的愿望
持续在每个日头

幽光·浮影



致爱人

过多的补丁
未能及时缝补
我懒得去补那些
无法修复的破烂的深洞
我无法让它们鲜亮如新
如一块满身空洞的抹布
破了又破，仍尽力擦亮
日子

多年来
我习惯与夜鸟为伴
竟忘记还有你
就象
夜下的那盏灯
在我的头顶习惯悬挂
时间久些，再久些
我忘记没有这样的照亮
是黑暗的

致友人

两岸的青草
不分季节
持续生长
进入绿盈盈的视线
你始终怀抱伯牙的旧琴
在我眼里来回奔跑
一晃而来



幽光·浮影

一晃而过

内心横陈的木头
在时间的河面上摇晃
任意飘流
晃去惆怅，悲伤
抛弃季节留给
我们的枯萎与死亡
在生活以外
在桃林以内

是否可以有一对张扬的翅膀
飞去唐诗宋词的身旁
飞去月亮之上
饮酒对歌

幽光·浮影



爱情格式化

脑海里储存过多的有关你
你的声音、容颜以及你的各种神姿
分别载入我心灵深海的每个分区
并且完好地呵护珍藏

你习惯在幽静的夜
放牧一些绵绵私语或者温和关切
缠绕我整个身心
你无需扬臂就能引领我的世界

除非,除非将我脑海格式化
将我们的爱情格式化
如若不然,这辈子,这一生
都无法将你删除



她的浮影

虚构的情诗

哥哥,二月的桃花还未开放
我在你心底的花儿绽放了没
江南的雪一直没有来
就象你一直坐在别人的心里
每个人的脸上挂着玫瑰的笑容
他们不会顾及那花刺刺伤了手

叶子们戴着深黑的面具
在窗外的枝桠相互取暖
它们紧贴的样子
让我羡慕不已
我只能用左手
和右手,不停揉搓
温暖一个个冰雪一样的你

哥哥,我们之间仅隔一扇门吗?
节日的钟声响起
我敲三下,你是否感受到今夜
紫色的世界

幽光·浮影



是精心策划的，瞬间即逝

可是，你总在虚构的海的另一边
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沿岸追寻，也遥不可及

哥哥，请允许我
借你漂浮不定的影子
挥霍我的情思



幽光·浮影

柔软的光

这个黄昏
将你捻在灯油里
让窗外的风
拂起来，再拂起来
撩拨潜伏的你

在绵绵的困顿迷惑中
我看见你在我弯弯曲曲的影子里
和我同一条曲线上
紧紧尾随风
飘跃着优美的姿势

你和风不停地
不倦地翻滚跳跃
在心底的某个位置
抑或从我时间夹缝里
舞出一丝柔软的光

幽光·浮影



麦茬一样的时光

岁月这把无情的镰刀
齐刷刷地割去我们青涩的初恋
剩下光秃秃的麦茬和
空心的麦杆
在时间的旷野上
反刍沉思

我们在麦苗顶尖嬉戏
在小径里相互追逐
现在，我已无力挽留
那个奔跑而逝的秋季
只在一缕炊烟上空
缠绕出时淡时浓的记忆

亲爱，镜子里的皮肤
正逐渐发皱
日趋加深
如同是你在那些纹路里
刻深的烙印



魅惑浮影

爱的神话

有太多时候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
一尾独一无二的美人鱼
在海边的礁石上张扬地晒自己的发
以深蓝的海水为镜
映照自己的样貌
我可以随时等待神话里的王子
站在古老高昂的木船上痴望

有太多时候
我醒来一直躺在江南的竹筏上
一顶油纸伞遮住半边脸
抑或行走在徐志摩的诗句里
带有和丁香花女子一样忧虑的眼睛
凹陷在时间背面的尖刺中

有太多时候
我只是一枚随时漂流的叶子
躲在寒冷的暗角

幽光·浮影



编织着离奇的神话

此时

我只能将自己沉沉睡去
在海蓝海蓝的幻境中
化一尾美人鱼
将我亲爱的人囚进来
他是王子的角色



她的影子

幽光·浮影

零点九九朵玫瑰(组三首)

隐秘的痣

比一般的痣更暗一些，更红一些
更凸出一些
它在我身体的某个部位
我一直没有答案

有时候
被它凸出的疼搅动
我的眼睛发直
指甲有意无意掐住它
似不让它轻意逃脱
又似要它从我身体里除去
象除掉一块隐秘的病

可是，它的根牢牢伸进我的血管
混迹身体森林里的每处幽径
令我由心底始抖动



零点九九朵玫瑰

它总带着剑
刺伤一个人出血
血路渗延,伤及另一个人

它很艳
艳得你不愿睁开眼睛
尽可能让一些软绵绵的词语
填饱空肚的情诗

我已收到零点九九朵玫瑰
如同搀扶起那些我无法触及的爱情
它说,九九也是久久
所不同的是,它是幻美的负数

面具舞者

看不清背后的脸
我只能摸着面具前面的脸
我已习惯摸自己面具前面的脸

你轻易揭开
紧贴在我脸上的那一层皮
犹如打开另一张脸孔的秘密

舞曲在山林天空中同步
前脚与后脚的搭配



陈新海影

东西南北的搭配

让我们舞一曲吧

——我的夹着爱的尾巴

四处逃窜的情诗

幽光·浮影





关于男人(组诗三)

想象的男人

我是你柔顺的羔羊
在你臂弯下
用毛茸茸洁白的温柔
挠你胸口的痒

亲爱,你高大的
可以抵挡一切
杀人的武器
你那双粗手
将我这辈子俘虏
下辈子还想归顺于你

亲爱,今夜
风浪又在窗口起伏了
象我起伏的胸口
逃不出一个想象的出口



她的影子

爱着的男人

亲爱,我已准备好
准备好一把隐形的刀子
倒插在心口
把围在你身边的女人
一个个剁成肉浆

我将恨隐藏起来
等着火山崩发的时候
我会跟着它一起燃烧
一起死亡

亲爱,我能不能成为你的女王
让你拜服在我的脚下
只纤手一点
让你听从于我
变成一只温顺的羊

幽光·浮影

想恨的男人

烈酒在你身体里血液里
四处乱窜
将你彻底打败
你听话得象一只善良的羊
不需要任何理由拒绝
责备的目光

亲爱,睡吧



不需要粗鲁地张嘴闭嘴
不需要把臭袜子扔过来
不需要刻薄地使出花言巧语
不需要借酒搂住别的女人
睡吧
停止一切举刀就刺的动作

亲爱，睡吧
明日天光发白
也会有烈酒时刻环绕
雾白色的梦
让我麻醉不醒





魅惑清影

不安分的月亮

——题七夕节

风把织女的体香
从任何一个方向的仙境中
飘进日子
月亮便一天比一天地不安份

每个人的心底拱起一座桥
把掌心打开，延伸开去
缩回来，便会有花粉的味道

凡间的牛郎
过着土质的日子
他种植的是大片的菜花
就等着月亮不安份的时候
跨上桥，把朴素的花带上

幽光·浮影



月亮下飘浮

双脚被缚。我被倒悬在空中
手里紧握着一个酒瓶
还没醉。地而已经倾斜

云任意移动我的身体
月亮任意搬运我的心事
我无力抵抗

风抖了抖。我晃了三晃
我看見月亮底下的人
跟我一样晃了三晃



魅惑·浮影

贺师中秋生日

幽光·浮影

今天的太阳没有开花

你的脸上绽开了花

秋天喜欢把眼睛眨来眨去

轻轻一眨，仿佛只挪去了四十几天

今天它把最满的月亮搬给你

让你拥有最满的一天

叶子们腾空跳着舞

我听见桃子李子轻轻落地的声音



有抑或无(组四)

生 命

是否化魂
于春光间游来游去
脚跟布下阴影，一路紧随

她说
死去的人已入天堂
与疲劳远离，与笑远离

弯曲的身影生硬，定格
身体化尘，灯亮出黑暗之门

足 印

昨夜踩过破碎
踉跄而行，落叶面部斑驳
刀与刺路上铺盖



她的影子

心间隐忍过多的水
淹去来时的迹痕
从头至尾不过是梦一般的过程

伸手触摸
已然浑浊模糊

记 忆

企图藏进深柜，不再轻启
柔柳依然垂于河间悠闲
季节的脸孔已然憔悴

她划过的裂缝
被时光养育成粗壮的蟒蛇
缠绕收缩，记忆的腰身

不听使唤的指
每触及，颤抖，如电

情 淹

举，若轻
落下持重，于时光的唇边
或吟，或行

文字瘦成一弯细月

幽光·浮影



幽光浮影

偶挂树梢
她用怀旧描摹

如蚁般爬行的姿态
在你眼眸的里或外

幽光浮影





猎人之死

人性最低处的暗流

——题记

猎人之死

先猎取小鸟
尔后猎取老鹰以及森林里奔跑的野兽
他习惯于追逐捕猎的风险中谋生
野性让欲望的瞳孔无休止放大
死亡步步逼近

幽光·浮影

第一世

一向眼露凶光的狼
居然与一只善良的羊相爱亲吻拥抱
他连发两枪，它们应声倒地
在空荡的茅屋，他双腿发软
从此，一病不起

第二世

那只温顺的母羊和



一只刚产下的血色淋漓的幼羊
在他放矢的枪声中死去
此后，他忧郁成疾不久于人世

第三世

他是别人的猎物
变成他曾追杀过的野兽
被人反复报复仇杀
恨之毒铺开一张网笼罩
他躲闪自己的罪恶
在担惊受怕纠葛不清的压抑中致死

第四世

命运捉弄，他化成一只老鹰
用有力的翅膀和锐利的眼睛
不停地不停地猎取食物
还要防界外另一双贪念的枪洞
他在复杂的斗争中
心力憔悴，不致而亡

第五世

唯一的猎枪比他先一步老去
他饿死于风雪铺盖的寒冬

第六世

是一只普通的鸟



幽光·浮影

有爱人还有孩子
将整个身心托付给一个小窝
他放弃对猎的欲望
从岁月的流光中老去

第七世

他的身体已经是河流
眼睛里充满云彩，随意漂浮
活着，象死着
死着，又象活着
他笑容平和

幽光·浮影

墨



幽光·浮影

骨头与骨头的对话(组八)

偶 尔

迎面过来的婴儿轮椅
那双水做的大眼睛
竟死死地盯着我
让我怀疑头上或脸上是否异样
“嘎嘎嘎”他突然笑了
自然地，我也露出一丝笑

幽光·浮影

落 泊

手与脚接触的部分
与尘相似无疑
当我起步向前
发现身子腾空的部分
是心房里悬太多
不得不离去之物



她的影子

如 梦

顺手摘一枚叶子
只听见小枝头摇摆着头
并没有异常的声响
可是，叶子在我掌心
“呼”的一声刹那飞离视线
我睁眼闭眼，恍如隔世

麻 木

背着时光行走的人
已感觉不出冷与暖
听自己脚步声来回奔走
呼吸在空白的气体中挥霍
我嘴含死去的季节
开门关门

幽光·浮影

碰 触

总也无法避开黑暗处一个点
我亲眼目睹它飞落
不见踪影
我要否认它已逃离
将眼闭起来
就能确定它还在原处未动



颓 废

像那棵银杏一样
抛弃一切叶子，裸露
以受冻缓解疼痛
站着的目的是站着
活着的目的是活着
我已将季节的遗物统统咽下

迷 失

很长时间，我一直找寻
通往地底下的路
在找寻的过程中
发现树的根部四处蔓延
我不知哪个方向
是我所要的

疲 惫

骨头与骨头避开我
经常在夜晚时说些悄悄话
它们远离我的目的
无非是我的这个躯壳
漏过不少洞
满是伤口



幽光·浮影

一生的秘密

谁也没有看清
皮肤变成皱纹的过程
那棵百年老树一辈子的经历
就倾斜在道道深痕里
他要用这样折磨自己的方式
疼爱那些葱绿的叶子

黑色的痕从头部
一直延至根部
这其间他经历过什么?
季节心照不宣
一次次摸过他后
转身离去

谁忍心劈开他
亲眼目睹他死去的过程
分明能看清他纯白的内心世界
没有血,只有白色的泪
从他的肉体里
趁夜滴进你的眼睛

幽光·浮影



自“抖”开始(组诗)

——汶川大地震

抖

地球这个庞然大物
爱玩“抖”的游戏
大地无奈地抖了抖
汶川跟着疼痛地抖了抖

十三亿名叫“中国”的同胞
由心底始剧烈地抖了抖

挖

粗壮有力的肩膀
扛起层层厚重的废墟
疲惫坚持的手
挖黑暗中的心跳

最可爱的人与最动听的歌谣
废墟的上上下下



娘·病·浮影

拥

“宝贝,如果你活着,
请记住,我爱你!”
此刻,母亲柔弱的身体
将作为一堵坚实的墙

以拥的姿势

抱

是怎么样的臂膀
象铁一样,紧抱课桌
双手便如钳子,嵌进木头

课桌底下
四双稚嫩惊恐的眼睛
将延续坚不可摧的光

背

妻,就让我就这样背着你
把我的体温全都传递给你
你从此不会受冻

无论天堂还是地狱
你将不会孤单

幽光·浮影



举

一只手努力向上高举
另一只手藏进废墟
等待第二年春天发芽

大地吞去我的身体
吞不了我手中紧握着的阳光

抬

你抬起另一只没有受伤的小手
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撑破了所有坚强的人的泪腺

你只有三岁半

喊

“汶川不会哭泣！
中国人民不会倒，中国加油！”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九日
十四时二十八分
默哀三分钟后
喊



幽光·浮影

解剖一张纸

可以是地图
也可以不是地图

——题记

谁能轻而易举
将一张纸的身体剖开
里面的人煎熬分割的疼痛
在这种分裂声中
他们已戛然无语

此时,这张纸是一座神话的建筑
里面蹲居着“中国”
自五月的地底下
伸出一只庞大的魔手疯狂撕扯
企图剖裂她坚硬的躯体

汶川这个秀丽的姑娘藏身一角
被撕烂衣衫,仍口含阳光
圆睁珠光般的大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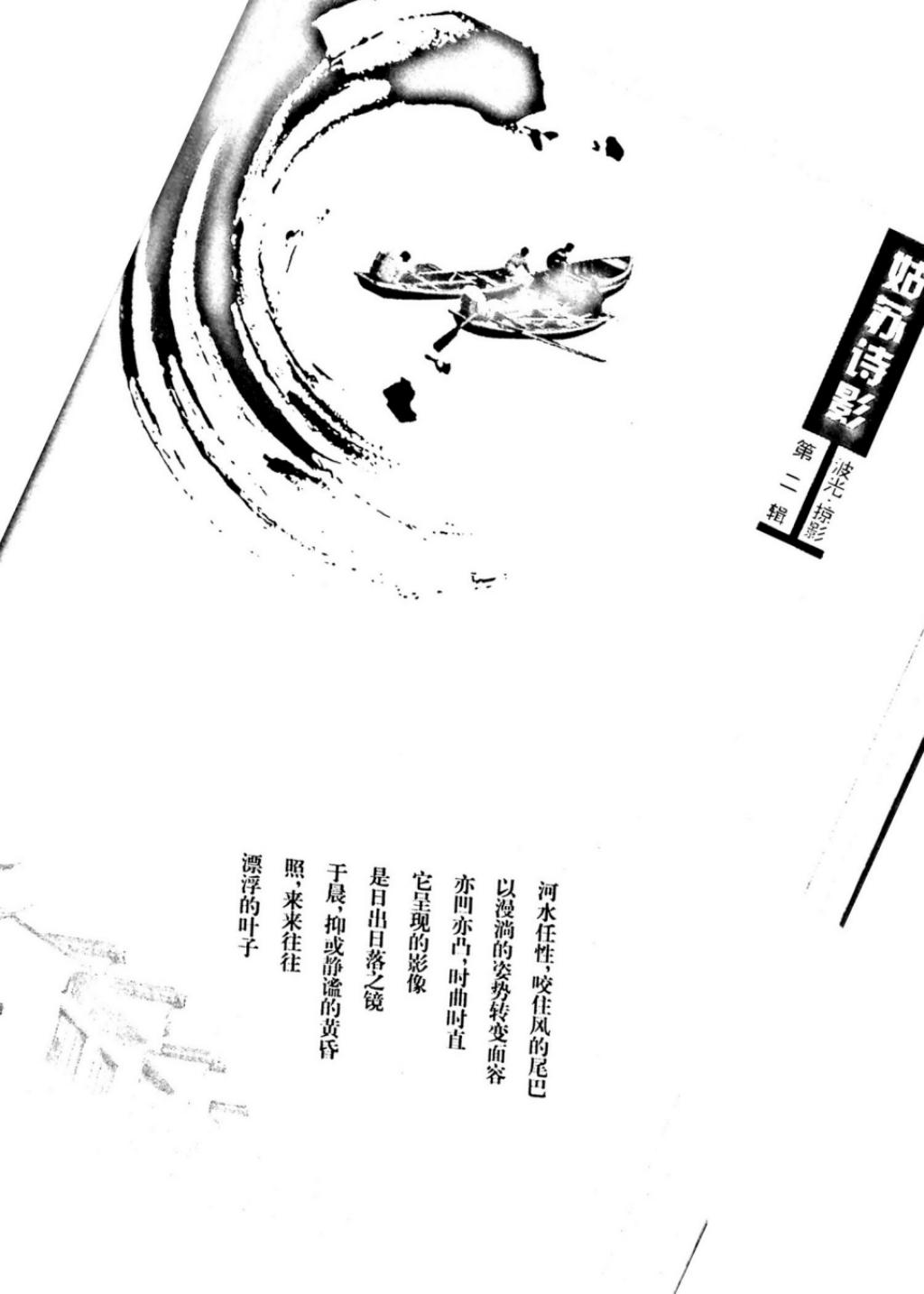
幽光·浮影



屹立五月最顶端

红旗从残缺的纸片里升起
染红了一切苍白
坚强是富韧性的绷带
绑扎缝合溢血的伤口
人工制造的春天
绽放持久性的春意

我就坐这张纸内
作为一只比蚂蚁还要小的虫子
滴几点她不会察觉的泪水
聆听一场悲壮的历史



河水任性，咬住风的尾巴
以漫滴的姿势转变面容
亦凹亦凸，时曲时直
它呈现的影像

是日出日落之镜
于晨，抑或静谧的黄昏
照，来来往往
漂浮的叶子



波光·掠影

一曲咳音

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喜欢趁黑夜冰冷的手抹上额头，一些因困乏袭来的倦意步步逼近包围整个身心，此时，我便会将古琴的咳音悄悄拧响，让其在耳旁不紧不慢擦拭着白天所带来的困扰器杂。一遍又一遍，我似乎与她同样的步韵，无论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她始终会用脱俗、低沉、明净、浑厚、古朴，细腻柔和轻盈，渲染着整个夜晚。

想起古代多少失落的女子，以深闺处，借琴抒情；多少远离繁尘的文人，琴设亭台楼阁，以琴抒怀。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她在委婉地叙述着什么，就如同迄今为止，我也完全不了解每个音符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一张古色古味的琴弦上起奏如此凄婉的音律，我甚至只是想象一定有一位与我同样存在多愁善感情结的女子用纤柔的十指，以最轻柔最完美的姿势轻拨着琴弦。我在想象她仿佛就是我。在我内心，似乎有迫切的渴望，渴望借一张古琴弹奏出人生的悲和苦。我不需要面对什么，我不需要

波光·
掠影



每日用十指爬行在连自己也没弄懂的文字来欺骗自己，我只需面对一张古琴就够了，每天抚琴倾诉，泪也无需象雨一样在内心底层滂沱，只需用指尖拨弄琴弦的每个音符，让她尽情地挥霍着自己所有的情感，就仿佛能逃避什么，一定能逃避什么！

琴音，时轻时重，时快时缓，就仿若在一个个季节里穿梭的一个个似远似近记忆的足音。她毫无顾忌地紧贴我，在每一个以黑色为背景的心境里，她缓缓而来，点开我封锁的心房。她以绵绵细语，她以柔柔尖指，化解疲惫，她让我和我的藤椅更加庸懒、散淡。有时，我想如果任何一种生命能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与结束，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痛苦会被其化解，青春的激情在岁月纤弱的指尖里拨回平静安详，亦无惊涛骇浪、风云狂澜的追求。静，安静。我说她以琴音让所有一切静下来。静下来，听琴音背后的高山流水声、空山鸟语声、四季交错声，也听花与花、叶与叶之间的窃窃私语声，还要听病着的与没病着的生命，挣扎在坚强的灵魂航线上轻咳的余音。

咳音，她总在每个音节的尾部，如同一个疲惫的人每说一句话收尾的咳嗽，看似缺陷的咳嗽却带给整首音律以完美，不可替代。可以想象，当指尖轻拨，轻落在弦上时，随着袖口风起风落，随着心灵的音符撞击弦上，一种微妙凄清的咳音在轻落之后，让整个音律更显得婉转动人。也许，残缺有时能让美更完美。这咳音延续在尾部，每一次只轻轻地触一下我的耳膜，便仿佛在我的心灵最柔软的地方碰撞一下，让我淡如止水的心荡起了阵阵涟漪。思念或怀念的任何一种都仿佛如约抵达，在晦涩的空气里，此种心境，将那些逝去的往昔搬上心头，时而感慨，时而伤感，时而甜蜜，时而温情，时而又迷茫……在毫无任何意念下，我的情感被她轻而易举地左右着。

也许我就是一个低沉的人，恰恰是她的低沉轻易融入我。我也不想拒绝这样的低沉，任由一份潜在心灵低沉的感伤趁夜色宁静的氛围溢满周围的空荡。有一个温婉的声音在耳朵喋喋不休，这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似乎她能与我同病相怜。但她自低沉的音律里，一阵阵散发着清淡的郁香。于是，我一边陷在低沉中，一边沉醉在这种只有她才给得起的幸福。



聆听音影

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就是那张古琴了，被人生的手指悄悄拨动，被命运的音符弹奏着欢笑与悲凄。咳音就如同在我每跨一步的脚跟后所留下的阴影或不可抹灭的印记。我想我也只能成那盲无目的的听琴者，一个在她音律里的寄生虫，与拨琴的十指一起爬行在琴弦上，倾诉着，倾诉着……

波光·掠影





留园随记

可亭，可停也！

一路崎岖，抵至山顶
“可亭，可停也”
书生^①轻拍单薄的胸
白衣的白，是李白的白
在阳光的直射下露出别样的笑

已穿过《时间广场》的手
掌心仍沾有时间的粉末
在我有意无意的意念中
挥之不去

今日，他怀揣诗意
于可亭小憩，为留园一景
谁能预想，已背向可亭的书生
又将在哪里停留？

①南京诗人江雪，《时间广场》是他的诗集。



波光掠影

睡莲睡了？

她在远远的彼岸

河水波光中，浸透飘渺的紫衣

依稀的美态已醉倒他^①

他口含小说，邂逅睡莲

来之前，他已小酒三杯

微微的酒味把本已醉态的留园

相机里转过多个舞姿的圈

睡莲睡了？”

盯着她，小说的口中露出

抒情的语言

情节中的关切词

他额头滑落的小花朵

影子转换成读者的角色

！声

波光·掠影

的女子

笑

西施的嘴唇

，看不见鱼

家苏胜才。



睡莲在河中泛起红晕

我成了吴王
眯起眼睛
耳朵里已灌满佳酿

紫薇树，你在等谁

“紫薇花开百日红，轻抚枝干全树动。”

——题记

你已经可以顶天了
眼睛遥望得更远了
三百年来，你从低处持续向上
始终以同一种姿势

所有等候的故事
于初春时节藏进紫色花蕾
每怒放一次
一定能听到你叫喊声
三百年，你在等谁？

绕你的根部
如何抱起你三百年以来的沉重
如何轻易提及那些堆积在你身体里的往事

轻轻抚摸你露骨的身体
分明听到你由心底始
颤抖的声响



她的倩影

三叶草

她们在我走过路后咯咯地说笑
又在前方的小径里以紫色的微笑迎接
娇小的模样走进我忧伤的瞳孔

三叶草，避开阳光赤热的目光
时合时张着花蕾
过平凡人的日子
它是普通人的幸福

父亲这株残缺的二叶草
一直摸索在缺失的影子里
苦苦地追寻遗失的另一叶

波光·掠影

紫藤架下

正穿行于时间尖刃上
走进紫藤
她是我逃脱的理由

这个季节
花儿未曾张扬
依稀是紧闭的嘴唇
于紫藤绿荫深处轻叹

脚下的河流如一面绿色的镜子
照见叶子的脸孔
终于露出一丝欣慰的笑



秘密花园(八首)

情花之毒^①

它居住深山低谷
艳如血红，美态娇艳
巫婆妒忌，便下锥心的诅咒

他遇到她，也碰到了它
因而锥心疼痛
如蝼蚁群于心脏撕咬
他可以死，但不可以不思念她

此后，他亦无法拒绝她的影子
烙下疼痛的病根
他说，为她用情，情非得已
毒性蔓延，非断肠，无可医
唯断肠之草可以毒攻毒

①出处金庸小说



林海音影

恶花之毒

为任何一个错误的理由抹黑
嘴里吐出黑色的词语
一圈一圈唾沫混杂微尘
有人被传染
发尖腾起一抹乌云
心居中乍现一朵微毒的花蕾
花色,由边缘起渐次灰至黑
正从心脏表层作出绽放的表情

它一种慢性毒
用雪一样的清凉纯白滋养血红的心脏
与一朵白玉兰亲近吧
口含一抹香
心脏不致受恶花传染

波光·掠影

飞花之毒

天方夜谭
飞出一种凭空的声音
抵达一些人的耳根
变化为妖艳花朵招人耳目

它无根亦无色
赤裸着身子空中乱飞
当它从空中飘落地面
混进人群时
会幻化成一种虚空的谣言



致人以死地

出墙的杏

这个世界如此不安分
他说，出墙的杏呀，如此不安分

红尘忽明忽暗，涂满爱情的毒
她往上攀，如同一条孤独冰冷的蛇

持续生长，必须生长
她往充满爱情阳光的高处蜿蜒爬行

越是爬行越会跃过墙头
她亦会中毒太深

她不知身体在墙以外时
阳光的爱情竟仍在墙以内的根部缠绕

水仙身姿

湘江边上有女殉情^①
化身为她
身着洁白衣裙立于江中
绿色飘带，于衣袂处随风舞韵
妩媚之容倾倒了过路的诗人

①传说水仙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女英的化身。



她的倩影

你就是那诗人吗?

临毫挥就

她在你编织的情爱诗词中

转世成为你的恋人

将庸庸碌碌灰色的词语

一路幻化,与她一样

痴情,柔美,洁白

杜鹃

灵魂化作心病的鸟儿

日夜尖叫不停

每次路过一个山顶

便咳出一些血渍

溅满整个枝头

血红爬上心底

她在扳开疼痛的心事

含羞

亲,亲你粉红的脸颊

不要害羞

举纤手,叶如丝帕

轻掩,羞涩多情的眼

她在偷窥

波光·掠影



昙花

黎明未醒
你竟先醒

朝露初凝
你便浮出清丽的面孔

你只说，孤独
瞬间活着，只为韦驮^①

①传说昙花是一个花神，韦驮是在灵枢山出家的小伙子。





她的倩影

波光·掠影

文房四韵(组诗)

笔

站或躺
她被内心乌云指使
动作重复

倾斜于思想之掌
自幻觉内捕捉童话
(随处可见飞的迹象)

肩膀几番颤动,默默
趁夜色渐黑,从头至尾滴露出
黑色的泪花
于光的背面行走



墨

白昼，黑夜
遥看落英深沉
总以一袭黑衣避开光的惊扰

潜伏起内心之颤
涂抹泪水于周身
渐次缩短倾诉的寿命

绕光影黑圈循环
疲惫，停顿
她融化于水之间，凝固
黑亮如镜，照出来世

纸

腰身，薄而纤细
白，洁白抑或苍白
必浮云于内心

折叠起的影痕
留守于原地
她凸出的记忆无需描摹

她本意，有梅红
独占枝头
实则总被剑气伤身
吐出的疼痛，血红



魅影

观

饮，来袭雨
清则清，黑则黑
她自言自语

有镜，悬于心间
她吞吐黑暗，藏起时间尾纹
内心比身躯更为持重

墨水渐干，如干枯之叶
她眉心打结
缠绕于心房之漠
静躺，如一具躯壳

波光·掠影



白蛇

千年蹉跎，孤独始终缠绕
老去的时光，身姿如初
体内体外抑妖抑仙
周身莹白，似神来之妆

她口吐仙气，略摇身
女子素珍身婀娜，肌肤嫩白
白纱轻盈如雾柔肩顺风滑过
整坛酒竟碎裂于西子湖
柳垂岸，羞于抬头

她玉手轻轻一挥
雨滴顺势泼戏西子的脸孔
一汪水，柔情波荡
环环相绕，绕书生落泊之靴
千年只剩一缕云烟
守，浮动的蜜语

油纸伞里飘动的红丝

扯开了千年传说
路人伸手拨开幻境
见她仍在塔底
洁白的影拉长了整个西子湖畔



断桥诗影

波光掠影





深陷古琴

古 琴

她在黄昏的时候
以流水的方式
滴漏进夜晚的缝隙

她将沙哑的余音尾部
留给我,作为我一整天的余音

我说我疲惫了
她说摸摸我的弦
让音律荡起来

红楼残梦

——听古琴曲《葬花吟》

妹妹,我从你远去的低吟中
找寻你花间离去的背影



照影

落英纷飞呵
似你旋转的一生
逝去影踪

妹妹,我看见你的纤指
夜夜爬行在思念的琴弦上
病体咳出的血渍
溅红了墨色的枝头
花儿在你笔下开了
永不凋零
而你却化作了永远凋谢的花魂

妹妹,如今的红楼
是否还有为爱憔悴的你
夜夜倚窗凝望或弹奏一生悲凄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波光·掠影

妹妹呵妹妹
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如今有那么一个女子
夜夜凹陷在你残留的琴声中

闲窗幽怀

倚闲窗,凝眸处
尽是细雨如丝
你欲轻启的朱唇
微微颤动便已醉香满枕



轻撷古韵深处一枚秋叶
随其翻飞辗转
轻叹已逝繁华
捻不起时光漏去的微尘

江南小巷沦落的油纸伞
憔悴的背影残留半笺相思
随落英飘浮
如今烟消，遁去影踪

斑驳的足迹镌刻几世幽怨
奔流的河溪向前，尾纹渐起
心绪如流，溢满眉梢
古琴轻咳的余音刚落
亦已远逝了几千年



她的倩影

波光·掠影

她在春天的水墨画卷中(组章)

1

雨在树之眉梢嬉戏溅花朵朵
灯火绰约,闪烁幽蓝的光泽

大地的掌心生造出万根琴弦
乐声大幅度响起

她正与万物对话,耳垂只挂一把古琴
滞重。撑开听觉的秘穴

2

情绪微荡,涟漪散了开去
环环相连,她在意境的水中站立
入眸处略挂紫色心境

碧草微摆,绿了眼波
有花干鼻尖献媚
她悄悄一闻便香了罗裙



3

墨汁未干，宣纸化了水
画如薄雾，于瘦弱的指尖漏过
斜影点点，她默念春色
此时诗意图浓

4

“小院闲窗春已深”^①
清照轻吟词韵路过
古琴便踩江南小桥
自水墨画卷中移步归来

5

举足，面向一汪春水
枕边捎来半帘幽梦
她眼帘朦胧，幽径尾端竟是
虚无飘渺

古琴耳畔持续
路上行人依旧

①自李清照《浣溪沙》



她的倩影

落泊者

一叶伞被弃，流落路心

——题记

弯腰，低垂
她将眼眸深藏
如藏起一切流动的光

波光·掠影

身着粉红，身躯纤瘦
风一拂，便似春天滚落的花瓣
翻转几个身

如隔世的影
粘贴于现实的路心
凸，如定格的雕像
时光搅拌泥水，黑如墨汁
泼溅她的脸

弯腰，低垂
姿势始终，她表情如初



她
的
影
子

(黑，黑不过地下旋涡)

“她要往哪里？”

自路人眼睛流露出来的问号

恰如一只紫蝶向上，向上

上下唇轻咬

她将身体浮起

于时光的粒尘中

波光·掠影



她的倩影

红

1

笔尖纤瘦，意念中
轻沾几滴细水的情
溅。泼落。纸上涂墨的枝头
开出梅样的红

波光·掠影

2

交叉的手
温度由冷变暖
红蝴蝶越过琴弦
深染触摸往昔的指

3

海水暗藏眼帘
深度苦涩始于心境的惨白
她淡却的红装
搁于忆的去处



4

路人滑过的痕
留守于四季的岸边
转身，旭日血红
于日子的韵脚持续升腾

5

轻咬一下秋
滑落心状的叶
红，溢满漏空的掌心
珠光样的心词。深藏





林海清影

空中的音符

那些麻雀
从这条线跃至那条线
又从那条线跃至另一条线
每一个动作似乎简单
又似乎并不简单
(在它们不远处
叶子们的身子正颤抖着)

波光·掠影

反复在高空中
几条平行的电线之间
如同音阶中的一个个逗号
从容地移动在五线谱上

我仰望的时候
它们正用不同姿势梳理自己的羽毛
并不顾及坠入的危险
象是在战场上仍镇定地
照着镜子



小身子每跃一步
我便会听见
天空这架钢琴
拨弄起夸张的手指
奏起了贝多芬交响曲



她的倩影

季节另一端(组诗三)

蒲公英

风的嘴唇只轻轻地动了动
她洁白的衣纱便腾空飞舞
姿势轻盈，可满足你漏空的眼

波光·掠影

脸孔朝上，始终面向
更高更远的天空
将一朵或两朵云在低空中
漂浮，找寻颤动的知觉

她心疼你，被一路之上
横飞过来的火蛇咬伤
留下道道血色之痕
她饮下苦酒，把骨头粉碎
让时光捣烂柔软的身躯
只为让你弥合，还以微笑

①以鲜蒲公英捣烂，加入少许75%酒精调敷患处，可治烧伤合并感染。



现在，她^①要等候
秋风中的另一个细节
(你用任何一个手势
轻轻地碰她一下
便有朵朵洁白的爱意
洒满整个天空
无止息地将你包围)

狗尾草

所有果子落了
只有毛茸茸的孩子们
粘着你纤瘦的身
未曾离你而去

昨日，你将体内仅剩的营养
全都释放，他们围着你
欢笑中送走春天

总有一天，他们钻进泥土地
把你刻进明天
让另一个你重新站起来

①蒲公英花语是“停不了的爱”。



她的倩影

美人蕉

美人，美人
你是春天的模特
风一来，我便臆想
你走路时的美态

美人，美人
头顶火红的发夹
枯黑了，该换了吧
别伤心，没有它们
你依然可以站得最高
挺得最直

我如火的眼睛
一眼便能望到你的骨子里

波光·掠影



她的倩影

波光掠影

幻影(组诗三)

——题图

我是蓝

水，我是你的
我是你追寻之中铺陈的背景
以海广袤之笔涂抹均匀
我的身体，我的蓝，会跟着你漫延
分布于你的透明之体

跟着你画时光之圈
将雨滴咽下
跟着你把皱纹揉皱
打个死结

你平静之时打开镜
把我照进去



魅影清影

我是紫

一抹紫镶边
我将光自心底始抒亮

站着,是为了望见月儿
不让时光将我抹去
只等月儿将我轻轻托起

莲呀,我愿符身于你
你却吐出一个倒影
让我把时光倒过来凝视于你

我是绿

睡着,又醒着
每日饮下时光之水
在我身体里
藏着泪光滚动的眼睛
亮闪闪,始终坚守绿的影迹

我把掌心向上
打开纹路里弯弯曲曲的秘密
沿细微之路
浮动于自己的世界

波光掠影



风在树的顶尖走动(五首)

风在树的顶尖走动

没发现风
只发现树的顶尖在微微颤动

我很确定是风在走动
且脚步很轻

紧紧地盯着
我发现我变成了风
站在细微的顶尖走动

外 衣

穿上脱下,脱下穿上
我们不知疲惫,反复着动作

一天一天或一季一季
我始终比别人多做了



魅惑·光影

一半以上的这样的动作

我是个分不清白昼黑夜
理不清季节的人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或多或少腾出一点空隙给你
能进来的，你们通通进来吧
跨过门槛

看看办公桌上的垃圾
它们个个炫耀各种姿势
风一吹
尘会袭入你正呼吸的鼻孔
你害怕，就把脚缩回去

波光·掠影

我是一粒尘
垃圾包围的一粒尘

门缝里的手

不止一次
从门缝里伸进来一双手
我从不看门外的脸
只在这双手心里放一毛或两毛

其实，我也想向门外伸出一双手
我不要一毛两毛



波光·掠影

我要什么呢？

挣扎

我看见一只蚊子
在窗子玻璃上乱窜着
企图逃离这个冬天
我真想告诉它
飞出窗子又能怎样
还不是一样寒冷？

明天要冷了
天气预报说

波光·掠影



波光·掠影

雾里，雾里(组五)

漏 去

所有人都踩着云来回走动
你手里也牵着一朵或两朵云
随行走的姿势前后摇摆
周边的雾象飘渺的白纱从各个指缝间
轻盈地漏去,你似乎没感觉什么
只发现有一股温润的潮在手心里
或多或少擦洗着迷茫的心情

波光·掠影

隔 着

匆匆擦肩的人,以及路边的景物
和我之间
都隔着一层薄薄的白色的粒尘
如同忽明忽暗的距离
在隐隐绰绰的世界
牵引出一连串象雾一样的故事



“你还好吗？”
一个声音雾一样飘来
吐露出雾一样的关切之词
由远而近，隔着雾

饮 下

一路上我准备自由地呼吸
饮下所有的雾
无拘无束地辨别它们的味道
可是，我还没有品出什么
身后已然涌上一团团棉絮
淹去一些色彩
让我的舌尖麻木

生活，生活。

吞 吐

我欲吐露的话
在白茫茫的空气里来回惆怅
支支吾吾企图逃避什么

文字高度近视，戴着雾气的眼镜
搜遍各个角落
摸到的只不过虚空的雾



默片摄影

情思

他举足，兜着雾样的圈子
在你的面前走来走去
夜晚的钟敲了三下
你的心，跳了百下
绘笔画一幅雾中的肖像
近观模糊，远观亦模糊

波光·掠影





蛇病·影

波光·掠影

寓言·杯弓蛇影(组三)

本意·蛇影

墙上挂的是弓
不是弓,由杯酒幻化
如一面妖法的镜子
滋生了的病根
思想往虚妄的境界蔓延
心萌生疑病
有盘踞的蛇随酒液游动
他喝下酒
仿若蛇在他胃里蠕动
顿生恐惧
虚汗淋漓,大病

延意·鬼魅

夜路,黑如墨布
伸掌辨不出五指



魅影清影

他独行，途经某墓群
(听说这里有上吊
抑或淹水而亡的人)
不远处忽现一个亮点
上下不规则地跳动
随风忽啦啦地叫，忽明忽暗
正逐渐扑面移动而来
速度由慢至快
诡异，如吊死及淹死鬼魅现身
欲纠缠追赶路上的人
他双腿剧烈颤抖
瘫软无法再行
“鬼”移近身旁时
方知同是夜行人
手中只一盏灯火而已

波光·惊影

解意·虚幻

它象幽灵一样
潜伏在你身体每个部位
思想和迷失的目光已经
停留，纠缠在幻象中
始终摆脱不了一条蛇
在你肚子里游动
(越是怕的障碍，越会
在偏执的想象中清晰形成)
身体里生长出一种虚无的病
让你恐惧



请伸出探索求知的手指
点开雾一样疑团
——勇敢些
病不治而愈



聆听诗影

春天已在脚尖了(组诗)

门外的春天

许多时候，春天已在门外了
我们总是没发现
打开门，春天已经进来了
我们仍然没发现
非得要让春天走进心里
我们才刚刚发现

波光·掠影

春在哪里步行

从早晨至黄昏
我们只看见阳光踏着叶子穿梭而过
竟没看见春天踩着阳光步行而过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春天一直将一种奇异的光
抛洒在各个角落
在冬天时我们疼痛裂伤的手指
会悄然修复缝合得完好无损



春天在说着话

小草只轻轻晃了几晃
便绿了所有人眼睛里的世界

野花使劲舞弄出一阵阵体香
勾引微风频频回头
怀春的猫偷吸了一口香气
足以春情妄动

我知道,这是春天在说话
象一种神奇的咒语
让万物都陷进春天的巢穴

春天已在脚尖了

我看一些人走路象飞起来的样子
我知道蜻蜓透明的翅膀只会留给梦想
蝴蝶的翅膀不可能随意施舍
但是我完全了解
是春天已在脚尖了
她让苦苦追逐的梦想
随时翻过云层飞起来



陈新海·影

不谈爱情，很伤心

——读陶都风小说《不谈爱情，别伤心》

波光·掠影

1

我从一本书的缝隙里
挤进去，用思想的指尖翻个
以童话的方式走进这座虚构的森林
象一个窥探别人心灵秘境的小偷
躲在暗处观察那朵鲜美新奇的花朵
慢慢绽放至成熟有韵
那些森林里面的人围着她
一边甜蜜一边伤感

此时，我发现我正和他们一起
围着暖融融的篝火，烘烤着爱情
咽下香喷喷的爱情诗篇
在浪漫迷离的夜晚
始终腾不出离去的脚步

2

这象迷一样森林的城市
它设下阴谋把玫瑰的刺



埋伏在绿色叶子清澈的心底
你移步，企图避开
总也无法避让带有赤红如火的花儿
投过来的辣辣的眼神
目光稍碰触，便已燃烧

3

她将自己以独特的深度刻进他的世界
凸出他多年以来惯性中的生活平面
他疑惑——她是下凡的仙子赐予
他困惑——家中那朵朴素的花朵清香如故

在一个漏空的结尾
她将自己生硬地
从他的生活平面削去
甚至连根拔起，挖空了他
让他变成夜幕下的空壳

她说，“不谈恋爱，别伤心”
所有人背转身去
默不作声

4

现在，范双喜这个自称陶都风的构造者
一定没想到他设下的虚构的陷阱里
许多回旋的沙，粘进路人的眼睛
一边疼，一边湿
他还很得意……



林海音像

想(三首)

幻 想

夏日的热风与空调的冷风
形成对比的讽刺
他们对擂,把我的头颅击成重伤
裂开一条无形的缝
我发现我的头部的份量加重
地球此刻在我的头顶加大了引力
若能颠倒着走路,正好

波光·掠影

怀 想

现在,我只想放下纸和笔
去与海风作一次最亲密的接触
或者搭乘一叶扁舟驶向桂林山水之间
让清风引路,白云作枕
我的眼睛里只剩山水和云
那是诗人经常去的地方



她的倩影

而此时，只能将我自己
托付给一只路过的小鸟
特快专递

思 想

我知道我就是一只小鸟
只不过没有飞出鸟笼
被囚禁的只不过是世俗的身躯
我欲飞奔的思想，狂妄
象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
它正疾驰在广袤的蓝天上
而我可以过着
抚摸着风一样的日子里
逍遥快乐

波光·掠影



波光·掠影

四百五十步(组诗十二)

第一步

有雨的时候我会带上一把伞
没有雨的时候我还会带上一把伞
只不过把它抱在胳膊底下
似乎能让脚步跨下去踏实

波光·掠影

第十步

那只孤独的小狗朝我晃动着尾巴
我走过大老远了
它还在背后瞎嚷嚷目送
嚷得我发慌，心酸

第二十步

“呼”的一声
一只铁做的老虎从我身旁几公分处越过
尘土浩浩荡荡在它屁股后头紧紧尾随



这是个虎假狐威的故事

第五十步

穿红衣的小女孩
脚下装着滑行的轮子
从院门口象一只红羽毛的鸟一样飞到大路上
我眼花，是秋下一朵红花活过来

第一百步

一大片一大片的三叶草
终于合上三片叽叽喳喳的嘴巴
以前它们老是调皮地在我面前伸着懒腰
现在它们变了，我有些不自在

第一百五十步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牌子早脏了，还装模作样
根本没人理会，只有我常常去看它
刚听说有人因为不去看它，死了

第二百步

那个大机器扬起一把大大的手术刀
把光整的水泥地而解剖
露出黑黑的肉泥
源源不断的水正在它心里流



她的背影

第二百五十步

前方脚踏上是母亲的背影
我没追上去叫唤
反而把身子转过去
眼闭起来

第三百步

一片叶子从我头顶滑下来
我想也没想取下来就扔
它好象很疼
在我路过的脚印上面翻了几个身

第三百五十步

颊上微凉
仿佛泪一样的水在脸上，时间太久
抬头，才发现老树皱着眉在哭
是秋已深，天渐冷

第四百步

墙角的位子
我一直为烤红薯的炕留着
它比一切白花花的米饭还要香
可是现在，我始终没找到

波光·掠影



姑蘇情影

第四百五十步

抵达目的地时，我浑身已湿
鞋裂了缝，有冷水侵袭脚踝
胳膊底下的伞仍未作出任何举动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波光·掠影





魅影·掠影

纯“镜”世界(组诗六)

平面镜

我直白得象安装在
你瞳孔内部的天然薄膜
你看到什么
就是什么

波光·掠影

只不过,镜像的我
在你面前来回走动许多年
左脸是右脸,右脸是左脸
你始终未曾察觉

显微镜

我看见每一粒尘
变成一块块可以砸人的石头
在半空中飞舞



时常有人与这些颓变的石头
碰撞，出血
直到伤痕累累
没有一个人害怕

放大镜

眼球可以扩张成
一个个黑色透亮的染缸
人们用额头扛着它

有人抵达黑暗
非常沉重
有人抵达明亮
挺轻松
健步如飞

望远镜

为了能把一切遥远的
搬运过来
我总在夜晚的时候
把眼睛眯起来
让它在我认为可靠的地方

最远的
我常把月亮取下来
在鼻子底下



她的倩影

闻一闻

哈哈镜

伸长,缩小,纤瘦,肥胖
在同一个反光中
虚构,扭曲
欺骗诚实的眼睛

若你能从它的目光下
走出自己
你依然是你
没有任何改变

波光·掠影

近视镜

有时候
我宁可不戴它
模模糊糊地
看这个世界

有时候
我一定要戴它
清清楚楚地
看这个世界



水态(组十)

流 水

无根,无态
没看清前方是何方
我始终不倦地淌

与树或者草相互告别
让体内游动的鱼快乐地活着

海 水

咽吧,苦味久了
也便习惯

我有宽广的蓝
还有白羽毛的鸟
一次次轻触深不见底的门



魅影清影

露 水

只待在一枚叶子上发呆
你路过端详的时候
什么样的表情
也逃不过
我透亮的眼睛

清 水

清得一眼望到底
清得只剩一个底

我过于纯真透明
经不起你突如其来的一个小小的波浪

波光·掠影

湖 水

有时混浊
有时清澈
在持久性吞咽的日子里
我咽下四季
咽下纷呈的目光



井 水

冬季与夏季
我都在等一双手伸过来
揣测我的冷与暖

而我只和青蛙一起
住在井底

洪 水

总在不恰当的时候出现
又总摧毁恰当

是一群潜伏于日子
庞大的猛兽，一碰上
便有生离死别

泪 水

眼如深洞
有水溢出时
涌动的心事便倾泻而下

谁制造了水
谁又把水咽了下去



魅惑摄影

香 水

亲爱

我是潜伏你身边的慢性毒药
闻一闻，你便慢慢吸进一种毒

我在你四周挥发

你在我的瓶子里中毒一生

汗 水

我亲吻一个个字的时候

它们进入我的肌肤
从我的毛孔里
透出来
看你

波光·掠影



摄影



微诗一捆

夜

时间涂黑了脸
站在窗外

手指擦亮了火
在屋内跳舞

昼

两只脚踩着光
不停地相互替换

一双眼睛
从白摸到黑



姑苏情影

月

画一个圆
把你装进去

画一把镰刀
刺痛爱情

日

亲吻你的脸
过于热情

你滚吧,滚到山那边去
我已老泪纵横

波光·掠影

水

如何熨平你的皱纹
拧干你心上的水

你看见了我
把我画在你的脸上



火

花儿脱去绿衣
扭动着赤裸的身躯

你穿上红衣
嫁给春天

山

摸岁月的手
吞咽树和花朵

头顶沉重
伸进泥上的脚跟，难以自拔

云

白还是蓝，灰还是黑
她说，命运

各奔东西吧
浮动的翅膀总在梦的一端

季 节

死过几次



她与影

方知一路之上
冷与暖

岁 月

时间跟着时针走
我跟着影子
一起走失

一 生

咽下一个字
吞下一辈子的药
轻笑一声，吐在碑上

波光·掠影

生 活

做开门关门的运动
直到疲惫
合上眼

乳 名

很长时间没人叫过我
就象我很长时间没叫过母亲
对着泥土发呆



落 日

只飞起一脚
太阳就被踢到山那边
一溜烟不见踪影

落 叶

是凸印在路身体上的一块块疮疤
风没有来，它们死了
我的鞋子一踩，它们活了也疼了

水 岸

一路行走
总能看到自己的倒影
在水中移动

风 筝

你在云之上，我在云之下
我们紧握同一根线
一起奔跑



魅惑·光影

波光·掠影

飞虫

1

越过，又消失
雾白色的低空中
你偶尔碰触一些脸
也无从碰触一丝暖

2

微细的翅膀
扑闪。落泊于
季节冰冷的刃口
你坚持不肯停止展翅

3

秋天的台阶
以果实的欢愉持续飞跃向上
你竟一再放低自己
企图穿行人群放牧孤独



4

四处逃避
似在追赶挑拨尘土的风
追着，追着
你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去向

5

现在，你要坚决硬闯
一双旋转年轮的眼睛
企图阻止死亡
你却已淹死在泪水里



她的倩影

落发

未曾目睹，她
已从头顶沦落至肩膀
趁我迷路在黑暗中忧伤时
她就这么轻易脱离我
靠在我的肩上恋恋不舍
身形纤细，始终
以细腻的表情伏在我的衣外
手指用力挑开，她仍贴紧
我的手心不肯离去
直到轻轻吻了她一下
然后呼出热气一吹
她才旋转着落了下去
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波光·掠影



水滴

从杯子里跳出来
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要在一个普通的桌面上
独自承受消逝
或者被光慢慢吸收至无

跟着时刻晃动的桌
我小心翼翼地抖动
仍要努力固定自己
坚持闪亮的内心
不被轻易摇碎

无论你往哪个方向
我都会用水淋淋的眼睛直视你
让你亲眼目睹
我落泊即逝的身形
依然坚定



林徽因

棉絮

若能伸缩自如
必坦然面对一切

——题记

身体可以随时挤压
浓缩成微小体
它趁机避过飞来之石
藏于暗角

它本洁白
以混浊之尘作为主食
无止境地饮下纷呈之水
复杂的味常于心口堵塞
积攒起来的水的重量
拥挤在内心，环绕
默默，它选择隐忍

阳光摸它的脸
它干透的时候

波光·掠影



外衣已染黑
变为主的放大体
内心却充盈洁白
身体竟如弹簧般恢复
如那时的模样

波光粼影



魅影清影

纸蜻蜓

当它落在我脚边的时候
我才发觉它是纸做的
它在半空中飞来飞去的样子
尽可能以假乱真
欺骗那几双天真可爱的大眼睛

我真希望能把光阴折叠起来
把自己压缩成他们的模样
只看得清真的
看不清假的

波光·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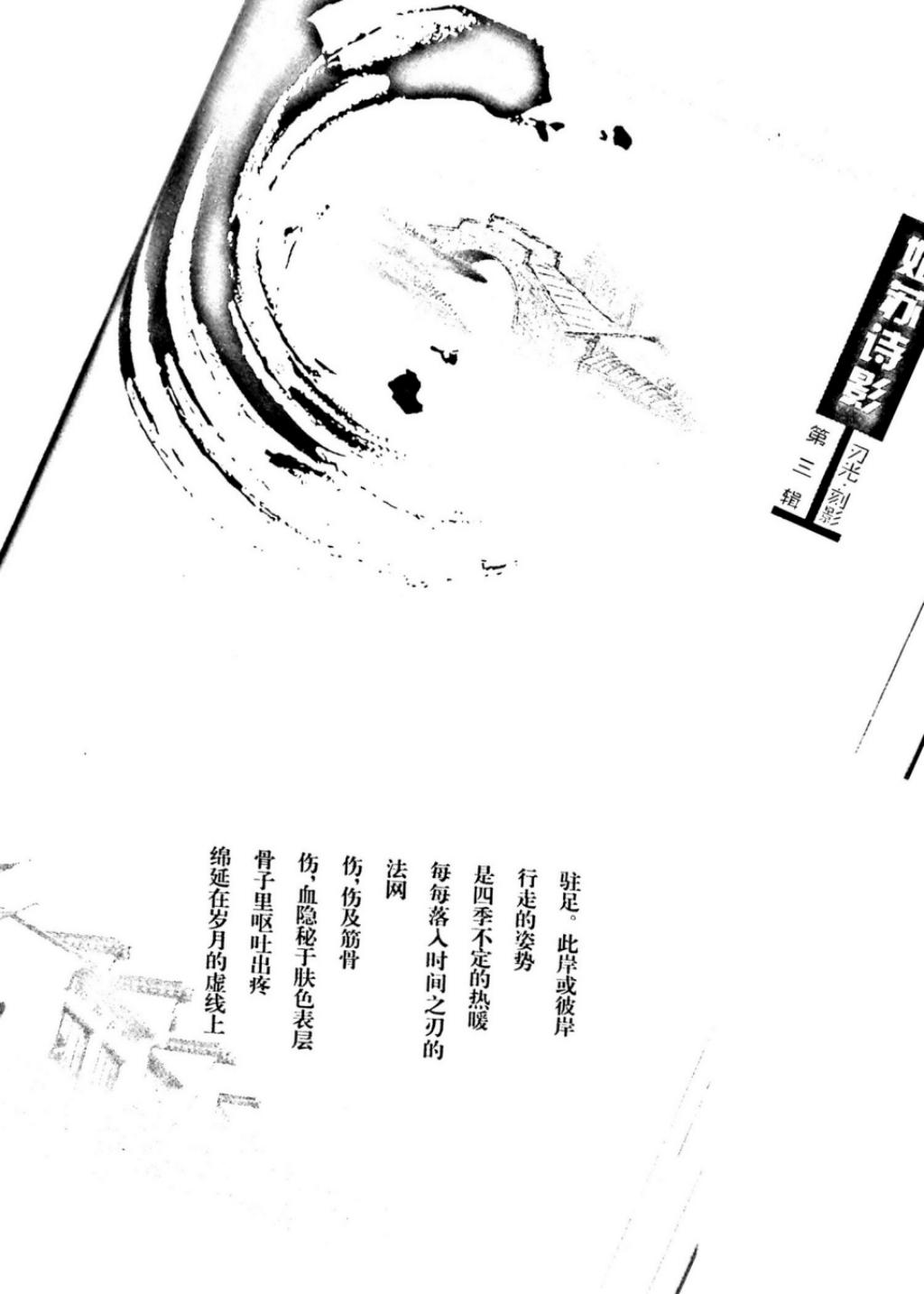


塑料花

她活着,但根不在泥土里
她很会笑,但笑容是伪造的
她的的确确绽放着
但的的确确没有花香

有一次我在商场里见过她
有一次我在客房的桌案上见过她
但是有一次
我在垃圾堆里见过她
她和许多莫名的垃圾在一起
同流合污

她是一朵玫瑰的赝品



驻足。此岸或彼岸
行走的姿势
是四季不定的热暖
每每落入时间之刃的
法网
伤，伤及筋骨
伤，血隐秘于肤色表层
骨子里呕吐出疼
绵延在岁月的虚线上



姑奶奶影

门

闪光·刻影

村子里几乎家家有个厢房，厢房有两扇门，遇到死去的人，便拆下一扇让死去的人躺在上面。这时，门不叫“门”，叫“门板”。

第一次的印象是祖母的去世。那时我还很小，黄昏时分跟母亲去看望祖母的时候，祖母静静地躺着，每个人的脸色都非常凝重，气氛压抑，就连不懂事的我，也睁着呆呆的眼睛（虽然我不知死是什么）。约九点多，跟母亲刚回到家，便有村子里的人来拆我家厢房的门，隐隐约约我预感到什么，加上夜的浑浊漆黑，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接下来，便听到刺耳的哭声由远而近，是村子的里人将祖母抬进我们家的厢房，放门板上。那一夜，我没有睡，至天明。

祖母的身体直挺挺地象两根撑开距离的竹杆放在门板上用薄薄的被子遮盖，只露出一双穿着布鞋的脚。就象所有死去的人一样，等所有亲人向门板涌来，哭声喊声如同一支粗大的毛笔将整个天空



涂上层层黑云。我没有哭，只觉得非常害怕，木呆地跟着大人们，向躺着的

姑奶奶影 祖母，向门板磕头朝拜，一次又一次。

三天以后，要把祖母送往火葬场。前面是村子里的人用门板抬着祖母，后面是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姑姑，最后面是我和我姐，背后是送行的队伍。到了火葬场，一直不曾落泪的我，终于放声大哭了，因为我发觉祖母的身体被推进一个大灶里，专烧死人的灶。我不明白，人为何有生与死之分；我不明白，为何要将人用火焚烧，我不明白，我一直不明白……

送了祖母之后，人们只抬着一扇空空的门板回家。祖母的身体已变成一点点灰被放进小盒子里，小盒子外，是祖母的遗照。

这样的场景，在我幼小的心灵象一条粗大的裂缝，跟着一个个影像，一次又一次，不敢转身回望。而以后的日子，“门板”依然是“门”，装回我家的厢房。所不同的是，我已不敢在厢房里呆过长的时间，似乎祖母仍在我家的厢房里。在我的心里，门，已无法变回“门”，它将是门板，是祖母躺过的……

家里的门，是母亲一手操持着改变的。从过去的的老屋至后来的平房，再到底现在的楼房，每一扇门都留有母亲双手摸过的痕迹。

老屋最外面的门，是由一扇半木门组成。那时的每一扇都是木头的原汁原色，不曾涂过油漆。时间久长，随着潮湿的空气，有些木门发烂，磨损脱落。那半扇门正好高过我童年时的半个头，门上留有古色的镂空的花纹，我的小手可以抓住镂空处开门关门。有时调皮，将小脚站在门栓上，将整个身子随着关门开门，荡起快乐的秋千。每一次，都被母亲训斥，但每一次过后不久，忍不住又爬上去玩。直到有一次，我从这半扇门摔下来，摔得站不起身，幼小的心灵才发现，母亲做任何事，说任何话，为了什么？

随着老屋的门一天天的磨损，老屋的屋顶也有过多的漏水。在母亲号召下，我们家造起了四间平房，后来又造起三层楼房，那时，这是我们村子里第一座三层的楼房，分别安排有我和姐姐小房间。这时候的每一扇门都涂有发亮的油漆，每一扇门象一面面青铜色的镜子，照着母亲疲劳的身影，还有母亲笑盈盈的面孔。

记得第一次搬进楼房的那一刻，我和姐姐摸着一扇扇光亮的门，闻着门身上的油漆，照着走进新家的影子，心里充满温暖。



姑蘇情影

多年来，我一直重复着推门开门的动作。门跟着时间和地点的变换，颜色也在变换，心境也在变换。远离母亲，远离生我养我的村子，我已不记得，老家的门换了多少回。而心底的门始终保留原有的姿态，而我同样背负着家乡的门，藏在心灵的最底层保存，尔后又穿越过一扇又一扇新的门。

每一次欲回老家探望，事先便与母亲联系好。我也将准备好母亲最爱吃的一并带上。母亲总是不放心路上的安全，每一次的电话，总要拖了好长一段唠叨的话：“路上小心，能慢则慢……若忙，若没有大事，不来看妈也不要紧……妈身体好着呢！……”

还没到家，远远的，母亲已经倚在门口等候了。待母亲做好所有饭菜，也总是倚在门口，看着我们开心的样子，她也笑着，笑着……“你们先吃，你们先吃”……虽然经过岁月的擦抹，母亲即将迈进老年人的行列，身体或脸孔一定有所变化。但她斜靠的姿势，这么些年来，一直未变；脸上的笑，一直未变。在我看来，母亲依然是年轻的模样，从来未曾改变……

门上终于将母亲刻上了永远擦拭不掉印痕……

刀光·烈影



母亲(组三)

她是你的母亲

——致外婆

磨破嘴皮也没能说服
那个归家的翅膀
她好多年前就已远离他乡

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枯
纯旧的记忆夹在泛黄的日历
经常不规则地以不同方式绞痛你
她留给你与她相同的血液
经常提醒你翻看忽隐忽现的思乡的面容

“想吃呀，家乡的菜”
遥远的风吹来，声音从话线上流过
而以后的日子，你拨了又拨
拨的号码总是空号



陈鹤良影

你是我的母亲
——致母亲

炊烟还未升起
你已将自己写在田野里
走横与竖的路的格式

我正将自己的童年
涂鸦在田野的格子里
走弯与斜的路的格式

而现在，走在路线笔直的
乡间的小路上
远远的门口站着竟是
弯曲的背影

刃光·刻影

我是你的母亲
——致女儿

问号与感叹号
象一个个漏空的地砖
等你走路时用小脚填满

小辫子左右摇摆
舞出每天不同的心事
我的目光始终向上
企图打开秘密

孩子，我已将八十八个钢琴键



姓蒋海影

有序地排列
它笔直得象一把锋利的刀子
顶着我的后背

刃光·刻影



陈丽清影

关于父亲(组章)

自母亲车祸离去

——题记

刀光·刻影

缓慢的时间

“时间划动的桨如此缓慢”
干涩的唇挤出沉闷的空气
一直在等母亲脚踏车声再次响起的父亲
催促着时间
催促日子象箭一样飞逝而去
自己就可以和母亲一起
把眼闭起来

骨灰有多重

腰已弯曲
重量,绝不在腰间
骨头里似能听到碎裂的声响
那些渗透了过多水份的时间



拍打着黑暗的浪头
它击碎了父亲这块坚硬的黑石
整个身体上已都是数不甚数
漏空的洞

墙壁上的笑

现在
空气可以在母亲体内体外流动了
她的影子已是
家里家外空气的影子
父亲刚跨进门槛，便一个踉跄
她在墙壁上笑着
从不过来搀扶

裂缝的记忆

把坐着站着躺着的方向
转换，让他看不到找不到
与母亲有关的一丝一毫
企图擦去所有疼痛的迹痕
记忆总是越擦越深
他稍一动作
便能摸到母亲



她的倩影

刃光·刻影

“清明时节雨纷纷”(组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雨化作忧伤的精灵
洗涤草,洗涤树,洗涤大地
它洗净了地底下的一些脸
我只踩半句诗
便将他们的笑于梦里梦外
小心传达

朵朵笑

石头如此坚硬
竞生长出朵朵笑
深深嵌在站着的碑上

躺下的人心甘情愿被压着
他已放弃挣扎
把身体与泥土混为一体
更干净,宁静



将持久性的笑容裱在石上
将持久性的疼痛裱在另一些人的心上

喊 声

我们的喊声越来越清晰了
每喊一次
山上的树便浓绿一次
如同深沉的忧虑
浓重地嵌在山坡上

爽音已沙哑
喊声却不断地误导树根部的信息
(他依然年轻,她的笑容依然灿烂)
鸟儿从空中飞过的时候
我们进入幼稚的童话幻境
(鸟带着我们怀念者的微笑)

每晚,我们都要无声地喊
岁月拖着山坡上的余音习惯而平静
我们拖着他们的余音
老去



魅影清影

清明(组诗五)

清明·雾

俯首闭目的时节
已越来越近了
眼里的事物变得模糊
经历竟越来越清晰

其间隔开的雾
阻止目光直接抵达天堂的门
(能否打开
就可与一个笑容亲近)

它传递过来不经许可的风
在旷野上四处乱窜
于黑色途径中
企图追寻来自
另一个世界的信息

月光·刻影



清明·水

从哭喊声溢出的水份
渗满空壳的时光
故乡的泥土，潮湿沉重
拖垮了憔悴的芦苇

河水涟漪渐起
死去的人化一滴水
乘一叶纸船，在呼气中
跟随着亲切的流水，漂浮

风已经把船推向何方了
岸边的每根芦苇呵
携带着眼睛里的一滴水
扛住空心的躯体
回家

清明·雨

太多的雨如太多细节
千丝万丝，缠绕
千万词语情结
铸成“纷纷”划痕

这个时刻，阳光躲进深穴
逃避雨尖锐的目光
它指向碑上的面容
投以凝视，躬身



林海音影

它冲洗着
天堂上的脸
也冲洗着这个世界的脸
以及游魂般
荡起来的呼声

清明·泥

对着,从平地上
陡然凸出的泥
垂下安静的头颅
默默,祈祷

黑色的泥土地
总以凸出高起的方式
宣告一个人的一生
打上黑色的句号

象母亲,现在就住在
自家泥土地里
总是高高站在那儿
时刻提醒我
回家去看望她

刃光·刻影



清明·雪

这个时节
只适合亲近白
我要找寻一块能够盛放雪的空地
倾诉白色的思念

一束白菊是一束打结的雪
掠起一阵陌生的花香
它有着黑色的背景
如掌心泄露的忧伤

泥土高耸，黑而憔悴
(它在想象这里生活的灵魂，
是否已经抵达来世)
雪色之菊腾出一片梦的空白
用身体内部盛放的雪一朵一朵填满



逝去的回音

刃光·刻影

逝去的回音(组诗五)

滑 坡

石头忍着内心的刺
从高处至低处
坠

谁遇到了这样的事实
时间便会凝固
停顿

黑 洞

一把枪对准胸膛
“嘭”的一声
击空了一切进行的故事

黑洞挂满床头
我时常用黑夜一样的棉絮



无休止地填满
企图堵住渗漏的血

遥望

瘦弱的翅膀在断裂
纸钱上画好的季节
和心一起皱，燃烧

它在天国的街头遥望
身后 拖着一条漫长的背影
我伸手一摸
掌心里发出颤抖的声响

低处

黑色的花朵盛开在五月
我一再放低自己的身体
低至它的根部
用儿时的天真吸吮
便可以触及母亲的发丝
在我流水的指缝里
看见她的微笑悄悄淌过

回音

伸出手



她的倩影

伸出一手的幻想
河流远去的方向掏空了我脚窝
村庄的痕迹里隐藏好的回音
总在夜晚时分
渐次蔓延开去

月光·剪影

墨



那棵梨树(组诗)

那棵梨树

母亲曾用手把树根牢牢扎进泥层
现在她不小心将自己的骨头一起扎进去
深至树根，深至树根也摸不到的地方
枝头的果子迫不及待地落了
落进我的掌心
沉甸甸

削 梨

绕着圈，用手指的暖贴紧
被刀锋削下来的薄薄的皮
连着串，在手的下方扭曲地打着转

它背后的影子相应地作出牵挂回旋的表情
落地的皮如同卸掉一些暗色的时间
露出洁白的甜蜜



姑奶奶影

尝 梨

轻轻地咬了口
不经意便咬到了母亲的指
她摸过的树杆上余留下来的甜在舌尖打转
转动一些细节，正潜伏于每个时间的尾部

我努力地咽着
嘴唇里瞬间失去所有味道

分 梨

有那么大的梨
每人一个，我和姐姐把所有的甜汁
统统咽下去

现在，母亲亲手将梨活生生一分为二
一半给我们，一半给她自己

月光·烈影



聆听·光影

刃光·刻影

穿越冬天的星子

母亲，我看你来了
将围着你的泥土
一点点抚摸
用渴求的力量擦亮
它们内心的光亮

这个冬天，泥土们
在你的头顶变成
另一个世界的星空
一粒泥便是一颗星子
一堆泥便是一堆星子
它们聚在一起发亮

你可以随时昂起头
用我梦里的眼神观望
不需要再迷路了



魅惑海子

月光·烈影

大雨的阴谋

下大雨的时候
我总是不知道站着好
还是坐着好
其实，我是想奔跑
跑去遥远的土地上
看那些围着母亲的泥土
是干着还是湿着
雨水渗进泥土
会不会湿透她的衣裳
她的头顶一定是长出茂密的青草了
否则的话，她一定会翻个身告诉我
她一点儿也不冷



梦的手指

很长时间以来
母亲的笑变成一块黑色磁铁
沉重地浸泡在血管里
让我陷进忧伤黑暗的深穴
无法逃生

田野的风掠过麦茬
表情复杂
象她斑驳的手背
再次拂动又一个季节
一些草已迫不及待地钻出泥土
招摇着嫩绿的衣着
而我总是穿着小燕子的花衣裳
又哭又笑

我竟已无力眺望到
躬身在田野间
对比鲜明的朴素的影子
那把勤劳的镰刀



她的倩影

如今蜷缩在屋的暗角
和我一样在幻象中
追逐挥舞的手腕

如今,只剩下梦的手指
经常从一幅画中走进另一幅画
带领我,越过冰冷的雨季
带领我,戳穿坚硬的泥层
将虚浮的足印围绕
她的笑,奔跑着

刃光·列影





门外的猫

咽喉尖细，婴孩般的轻唤
牵引出怀想中的阴郁
如一只乳香的指尖
轻轻点开黑夜中孤魂游荡的洞口
它敲打着深度睡眠的思想的门

醒抑或睡
我始终怀抱这样一种声音
象那只在门外轻轻行走的猫
踩着黑色的脚印
眼睛里藏有灰色的忧伤
蠕动双唇，将久远的记忆吞吐

“喵——喵——”
如果天空中飘浮着灵魂
那些死去的人会不会藏身枝头
随风摆动活着的姿势
会不会将未了的心事藏进猫的嘴唇
用无人听懂的语言
轻唤着谁的乳名



失忆的影

失忆的人(外一首)

只有失忆的人不知疼痛

——题记

刀光·列影

受伤的人拖着铁链
隔着一个世界遥望天堂的炉火
那里只有寒冬

围着炉火的人身着白衣，面容安详
日夜暖化冰冷的身体
眼角的余温令遗失的影子堆积成山

身体化作白云到处飘浮
记忆已然象坠落的流星
收起疼痛，合起欢笑的嘴唇

岁月正策划着阴谋
时时故意露出漏风的牙齿
让苦难漏进去
无论从何时何处



射出的箭都能直刺要害
接受的人必须接受
她说，失忆
才可以脱离黑暗
不知疼痛

死亡是一种习惯

从晴天至阴天
影子于无声中死去
没人觉察到有关死亡的迹象
哭依然哭
笑依然笑

从白昼至黑夜
时光在慢慢地死去
人们咬碎固体的记忆
咽下一粒粒死亡时光的晶体
露出一丝笑捐献给黑暗

从昨天至今天
灰尘在街道的夹缝中死去
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体
扯下尘世的锁链

从容地走向死亡之门

从上个月至下个月
一朵云死了
另一朵云复活于
它的影迹中



船底影

刃光·刻影

墨



虹影诗影

闪光·刻影

逃(外一首)

逃

我在奔跑
惊慌地奔跑
头颅扁得象刀锋一样的蛇
莫名其妙地在我身后紧追不舍
它刺眼的,红艳艳的舌尖
只差一丁点的距离就会碰到我
前方
一片漆黑
再前方
还是一片漆黑

我在奔跑
不停地奔跑
已经很快很快了呀
为何总在原地未动?



虹影诗影

恨

一转身就把背影塞给我
让我看着别人的背影
想起你
想起你便黑暗中悲伤

你一去不复返呀
跟着时光
一起走失

我真想截下
那段疼痛时光
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好恨你呀
母亲

刃光·刻影



来生(组章四)

1

老屋悬在半空
抑或在某一个止水的绿色湖面上
我每天去看望母亲的时候
不用再去碰那些黑色的泥土
也不用沾起复杂的灰尘
母亲住在屋子里
脚步腾空，在山水的缝隙间悠闲自在
她栽种的瓜果四季都沉甸甸

石块五颜六色
铺出来的路
象是由一朵朵彩色的云
拼接在一起，它们浮动在半空
直接通往老屋胸口

2

很长时间
我就是这么踩着一把云梯



姑苏清影

在天与地之间爬上爬下
在今世与来生的港口
放射一种虚设的目光
追逐母亲温和的眼睛

很长时间
我一直能闻到来自四面的花香
那是现在母亲居住的老屋四周
各色的花朵正在绽放

3

沾有灰尘的轮子总是时快时慢
母亲乘坐的轮子快一些
先一步踩上五彩之路
搬进悬空的老屋

我乘坐的轮子慢了许多
它带着我停留在黑色的泥土上方
每日或多或少磨出一些尘
作为三餐的口粮咽下

这些，母亲原来知道
现在不知道
我没有告诉过她

4

母亲的心里一直明白
来生，我依然是她的孩子

她那里的果子
已越来越沉了



最后一个春天

三年以前，一个瞬间。

——题记

此时，你是一叶在汪洋里挣扎的小舟
随高涨跃起的波浪滚动着疼痛的身体
从开始至结束，都是你一个人的战斗

其余每个人手里捏着燃烧的缆绳
由握紧的拳头引入的火种直接抵达心底
尖锐的叫喊声刺破了春天完美的表情
五月的脸孔多出一些深深的抓痕

春天的眼睛忽明忽暗
我们握空着手心
眼神空洞象一滩荒芜的死水
你孤独地驮着光阴
脚印越走越深
比海的底还要深
背影越来越长
长得覆盖了以后每一个春天



林海音影

秋会死去

月光·光影

秋已深到根部了
稍移步便会碰到冬的脚跟
我们已很冷了

不知不觉，我们已与冰接近
冬放出一些信号
正准备将秋掩埋

我们还是一副安静的样子
坐在微弱的阳光里
等着冰将我们结成冰

下一个季节
我们也许化成水，也许化成气体
我们的身体解散了，自由了

我们脸上的笑容僵硬
象一个感叹号延长了许多记忆
我们的泪水混进泥土
不知又会变成了什么



病根(散章)

◆
眼光浑浊

尘混迹于烟一路洞开战前阵地
紧绷的弦自体内撑起

弯腰之体

如沙漠中的骆驼
行走在时间轮盘上
旋转的针脚发出的余音
震荡漂浮之叶

它翻了个身

远逝的灯火忽明忽暗

◆
奔,向逆流的水奔驰



她的倩影

水势样貌汹涌
力波平静之面

尖刃有余光
裂开怀想之音
于笔墨间衣袂处
重提抑或轻放
均是一树的忆词

眉宇间的动作
皱或挺，流水的迹痕



挑灯，梳理发丝
落发如昨日之春
飘于地面似已然忘却重返之姿

有影如雕塑
它营造的墓地偶有啼哭声
夜夜惊醒梦路人
脚跟已伤
一瘸一拐地行

吞漫长之药
合以时光之水慢咽，疗

刃光·刻影



兄弟情影

刀光·刻影

走吧，孩子(组三)

——题图《上路》

父亲和儿子

宛如一座黑与白建筑而成的伟大的雕塑
沉重凹陷在现实隐形的血渍里

抖动的镜头

脚踏车发出破碎的声响
木拐和背影震颤摇晃移动
向前，如同抖动的镜头

摇晃的身体拖移着
摇晃的生活
在每个轻重不一的脚印里
拖移出忧伤的残缺

微弱的幸福在滚动的轮子里
微弱地转动，转动



陈鹤良影

走吧，孩子

走吧，孩子

父亲用弯曲的背扛起贫穷
他在弯曲的山路上
为你种植笔直向上的另一种光亮

走吧，孩子

路在脚下铺展开来的是
大片的洁白，象光一样
在你的前方

走吧，孩子

跟着
转动的轮子

月光·刻影



五月的刀太过锋利

1

五月的刀原本用来削日子的
削日子的时候
象削苹果一样甜美
我们躺在风儿的秋千上
听花朵与叶子窃窃私语
看春天与夏天接吻拥抱

2

五月的刀原本并不锋利
它削掉第一日劳动节举国欢庆
削掉第二日
(母亲斜靠在门框上
和我们一起说笑聊天)
它慢慢地削, 柔和地削

3

可是, 五月的刀为何越来越锋利?
至第十一日, 它对准不该对准的人



她的影子

母亲倒在血泊中
它将母亲从我的身边永远永远地削去
我始终站在它削去的日子里
如同站在母亲的影子里
脚底下沾着母亲的血

4

第十二日，无数把刀肆虐疯狂
无情地削树木、削楼房大厦
还要将最锋利的刀口对准人群
削，削，削——
几万人流血不止
十三亿人因流血的人
疼痛不已

5

五月的刀如此锋利
削去山的皮肤，削去树的头颅
甚至削去那么多原本幸福的人
为何削不去所有人的伤痛和记忆？

刃光·刻影



她的影子

时光
刻影

凹凸的时光

看呀，那风多么象
一尾隐蔽在季节心脏的蛇
持续爬行枝头

老树的头颅夸张地摇了三下
便听见哗啦啦，一枚枚叶子化成
一枚枚深黄纯旧的标本
纷纷落地。跳跃着翻身

我的目光跟着他们
似乎与他们经历一次同样坠落的过程
尔后，只轻轻地侧了侧身
它已然碎裂成一幕幕凹凸的记忆
镶在时光的唇边于夜晚独处时
以一种慢性毒药吞咽



魅影清影

刃光
刻影

刃光上行走的影(组四)

一、刃

以无形的招术
虚幻的力道
从不经意的背部
没入柄，伤及骨
与心只寸有余

它抽出身来之时
无血之病痛
纠缠我多年
象掏空了
体内所有遗物

二、光

时光之旅
我走失的亲人不知去向



故土常以入梦的借口
裂开一条粗大的缝
我望进去的时候
有光直扑脸庞
凸现的音容残缺不全
象随意涂鸦的图画

携带着他们
我欲踉跄越过
已有一缕青丝
环绕季节一周

三、刃光上行走

1

习惯这样行走
我已不轻易露出异样的表情
如别人奔跑在平地上
用自己制造的光照亮黑暗之路

无人察觉
我被戳穿无数个洞的脚底
每行一步
必有血往骨头里来回流淌

2

我时刻记得手中
也有一柄自己的利刃
我用它磨出光泽时
时间便悄悄遗失



她的影子

就像我在时间中遗失了
我的乳名

咽下所有黑暗
紧攥利刃
趁手中的刃光
我可以腾空身体
不再作任何挣扎
把该遗失的都遗失
不该遗失的定在刃光中
时刻翻滚

四、姿势

以指尖的血迹为墨汁
沿遗失的小径
行走时无意中露出病根

我欲描绘另一个自己
白昼黑夜
都喜欢沉沉睡去

刃光·刻影

此去经年

望不及炊烟升腾

那时，我在迷蒙的温暖中

系小辫，追赶小白兔

小红衣上的布丁显得眼得

象贴身的衣袋

怎么也放不起

咸咸的泪水





她影

留光·追影

老井

老井说“老”，其实比我年轻得多，至少比我年轻十几岁，说它“老”更多的原因却是因为它在我的记忆深处是远古的，且它已成为在我心灵最底层的印记了。只要回乡看望母亲，也象是看望它。尽管我的容颜被岁月磨损褪妆了几次，但它除了加深了一层厚重之色外，还是安静端庄地座落在母亲家场地上。它的目光依然象以往一样，执着深情望着我们。有一次，我对母亲说：“岁月老了，都老了，只有井未老，它的水还是这么绿”。……

当年，我们家是离河最远的地方，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是什季节，天未亮，父亲每天坚持到大老远的河边挑水。每每此时，我都会在睡梦中隐约听见父亲挑水时扁担发出吱吱吱的声响，象轻柔的歌唱声，在孩童的幼小心灵里俨然是一曲睡梦中的摇篮曲。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我自以为是美妙的扁担的曲调常常夹杂着父亲喘息声，我才发觉这摇篮曲不是容易得来的，而是父亲疲惫的结果换来



的。自懂得这一点后，我一听见父亲挑水走过的声音，我便睁大眼睛没有睡意了，仿佛要帮父亲出一丁点力似的。

不知什么时候起，偶尔听父亲和母亲商量策划起得挖一口井。挖井的那天，村里来了许多帮工的，一定是父亲喊来的，大家排成队伍，把泥土一块块传递上来。听说挖井一定要快，不然从地底下的水很快就会溢出来。地底下的每一层的泥的色泽都会有不同。他们一层一块的挖，我已记不清他们挖了多少米深，反正，当他们说已完成了的时候，我悄悄探身望下去，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真的是“深不可测”，望到井底的时候，由于视觉由近望远的原理，井底的环圈小得多。

第二天，我们家第一次吃到了母亲用井水熬的粥。粥也是绿盈盈的，极淡极淡的清雅的绿，这绿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温馨和新奇的美感。我从来没有看见这种颜色的粥，没开始喝粥的时候，我便对它美美地“欣赏”起来，好象是在品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仿佛它一定不是用来喝的，它绝对可以供赏的。当我捧着这粥喝了一口时，立刻会想起粽子的味道（那时粮食紧张，我们家很少裹粽子）。这种味道让我欣喜不已，没喝粥，只要能闻一闻这个粽子味道，就能饱了。

父亲黑黝黝的脸庞终于露出了笑容，父亲很少有笑，古板拘谨样。因为这口井的缘故，我终于看见了父亲难得的笑容。母亲更是象是孩子似的，逢人就说，我们的井，可以熬粽子味道的粥。有些村里人，还特地到我家挑几桶水回家，熬有粽子味道的粥尝一尝。也难怪母亲会以此井为傲了，这井在我们村子里只此一口了，至今仍是唯一。

不仅母亲如此，我对它也是刮目相看。一到炎热的夏天，河水仿佛被骄阳烤熟了似的，到处滚烫滚烫，人们汗滴淋漓，也只能用此滚烫的“开水”冲洗，更是热上加热。自有了这口井，村里人，都涌来我们家挑井水洗脸，冰凉清爽。泡好的茶也只要在井水里浸上几分钟，便会很快变凉。村里人都感谢我们家，更多是却是因为这口井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带给我们每个人清爽冰凉的畅快。相反地，到了冬天，河水都已结成冰，冰冷冰冷，只有老井保持着自己的体温。即使在最寒冷的时节，也无需怕冷。它尚存一种温度，足以让我们的双手不至于受冬寒的伤害。我常常暗自庆幸，洗手总能被它呵护。这种冬寒的温度，一直持续到今日，每每想起它，我的手心



里便会感觉留有它的余温。

更感到庆幸的是，那时我年龄尚小，却有一手吊水桶的“技术”。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技术，仅因为村里只有我们家有井，才会用那么小的桶在那么深的井底里吊水上来。每每有村里的小伙伴们来我家，我便理直气壮地“表演”一番。我想在那时生活艰难的日子里，也只有那么一点值得欣慰值得回味的事了。那是老井带给我的一个“骄傲”的童年。

好久没去看望老井了，每一次看望它，总要试试吊水桶的感觉，虽然水桶换了又换，换了不知多少只，换了不知多少代，但老井依然是老井。水依然是绿色的，就仿佛它依然年轻的容颜一样。只是它披了一层岁月厚重的深色，但这也无法改变它心脏内尚存的水的温度。

冬天了，我这个离乡十多年的流浪儿，在思念井水的温度？还是想再品尝一次粽子味的粥？……



情海(组章五)

我就是你的海

——爱人说

幻 想

已不只一次
追着一双深蓝的眼睛
我的痴情悬在落日头顶
火红的爱从深远的天边
漂染你的脸颊
春天的情花提前开放在
虚设的幻境中——

我要每天与你会面
疲惫的时候让脚底
枕着你蓝色的肩
用梦里的情话, 召唤你——



她的倩影

海，亲爱
把我的影子睡在你的心海上
我的身体就能揉进你布置好的
软棉棉的沙床

让我爱你吧
少女的纯情抑制在禁锢的门内
在时光催促中一次又一次地
燃烧
燃
烧

初吻

见到你的时候
我已在心底准备好
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爱的喊声
用三千八百里的长高音吹送给你
想让你从我沉睡的心底
一次性猛冲云霄

用手轻轻碰触你的手
一股清凉竟醉倒了心底里整条爱河
你淡蓝的浪衣随风荡来荡去
如一个英俊的舞者
舞动波涛的一姿一态
渐次漫延至旷远

让我吻你吧

韶光·追影



久已干涩的唇亲密你的脸
用舌尖撩拨渲染我第一次春情
心底里藏好初恋的蜜
即使咸得苦涩
这辈子
跟定你

倾 拥

在你怒吼中
我的爱竟已无法自拔
痴傻的恋情汹涌得象你
跃起高涨的浪头
爱的臂膀死死地拥紧你

你露出蛮横的表情
企图阻止我接近
甚至利用翻滚腾跃的浪
布下死亡之穴
我说，今生来世
我爱你
死也要跟你一起

在欢笑中，我看见你
迅速退去浪潮
把一层厚厚的爱的泡沫
留在温柔的沙床上



她的倩影

静 守

沙床上的足印
排得很快
消失得更快
我一次又一次在你身边写下
千行万行的情诗
一次又一次消逝
远离

是你用清澈的手
一次又一次涂抹
用涛声珍藏所有爱
让我躺在沙床里
躺在你旷远的情海里
躺在你激情的蓝色记忆里

漂流瓶远行吧
不需要留下足迹
祈福爱和你
绵延

余 音

追你
终于到了天涯和海角
让你终于相信我的痴情

韶光·追影



生活的汪洋
和你一次次的音容
一样一样排列
我将与你如初的影子
刻在真实的画卷中
将爱绘进我纷飞的墨汁中

一直到老
抑或已经老了的时候
我仿佛与你相拥
斜靠在光秃秃的石头上
让你的波浪跃起飞溅的情水之花
吻我，看落日如何将你的脸
染得通红



照相·摄影

一路上的酒(组诗五)

果 酒

——淡甜

你是所有水果的任何一种

古怪的味,梦幻中的味

吞吐老井中的背景

搅拌小书包补丁里的秘密

父亲经常买来一些果酒

就是为了八仙桌上的四口子

能品出果酒中的味道

“甜不甜？”

多年以来,为了同一个问号

我走在时间尖刃上用整个身躯

撞破了村庄那块完整的画布

转身,老屋的头顶

那个漏空的烟囱

韶光·追影



韶光·追影

炊烟内飘出一大瓶的果酒

啤酒

——淡苦

过年时，母亲从深柜中取出
平时不曾穿过的衣物
眼神带着复杂的秘密
从头至脚打量着我
看着我刚穿上的新鞋
(鞋面是母亲的衣料)
从木门槛上跳进跳出

与此同时
家家户户关上门
开始酿着啤酒一样的日子
过年，放着朴素的鞭炮

韶光·
追影

红酒

——酸涩

雨下得很大
那个骑着脚踏车穿着雨衣的路遇人
以现代梁山伯的名义
在我的脑海里磨磨蹭蹭许多年
他甘愿特制一座红酒坊
预设了一大串生活的阴谋



韶光·追影

我拉长英台的唱腔
抑哭抑笑
透明杯里的血红
倒出沉淀在杯底的酒味

现代戏里，没有蝴蝶
只有一个隐蔽在画卷中的红酒坊
酿制朴素的爱情

黄 酒 ——苦甜

我亲爱的人在黄酒村子里长大
九岁时便在泥沟里睡了一宿
长大后只穿过一大片田野传染给我
让我也染上黄酒的病
他们说，青梅竹马

以后每天我们一起数着
用力扳下的瓶酒盖
一起喝着含有复杂味道的酒
模模糊糊忘记时缺时圆的月儿
忘记得到什么
失去多少

韶光·追影



白 酒

——苦辣

五色食粮撷取最低处的苦
提炼至一切事物的顶尖

透明，似垂吊在眼帘深处的泪滴
它以特殊的香引人
又以味觉伤人

如今我站在曲直不一的线条上
吐出无奈的舌尖
下跪
一杯给大地，一杯给母亲
一杯给自己



她的倩影

爱人，我已疲惫

我将时光给了你
你将时光给了谁

——题记

亲爱，不只一次
黄昏的脚步沉重地
踩着时间的轮，转呀转
把你转向何方
让我找不到你

亲爱，你看
夜是多么的迷人
大街上。小巷里。
还有幽静的老槐树下
蚂蚁与蚂蚁都在私语
叶子与叶子相互呵护

清朗洁净的月色下
这些都走不进你明亮的眼睛

韶光·追影



他们的一举一动却会挫伤我
如同你提着一把利刃
在我心上，划呀划

亲爱，从黄昏至天明
我就这么抚摸着你的影
或是呆看着烟尾里你的唇影
我的眼睛闭着，又象睁着
过路的车灯行走的姿势
木无表情。他们冷漠地
越过我的窗和帘
从不进来看我一眼
而我也象看不见你一样
看不见他们

亲爱，还有多少个黄昏
我们就将走进黄昏
而你会不会在黄昏的时候
在树影下等我
而我
不用疲惫



林海音影

哦，春天

韶光·追影

植物们已被早春煽起情欲
如同煽情的阳光在煽动春的情调
她们扭动着腰姿，随风活灵活现的舞步
嫩芽。嫩草。花蕾。
突出优美的线条正大胆地向春天示爱
大片绿哦，蜂拥而至
拂绿原野，绿了故乡的小径
路过的花香哦，使劲地钻进
我的鼻孔，我闭上眼睛
轻轻地唤了一声
“哦，春天”



白色烟雾

我的爱人正在不远的地方
嘴里除了斜叼一根又一根烟以外
偶尔吐出一圈又一圈的白色烟雾
仿佛吐出一轮又一轮的沉思

懒得为他修面的刮胡子的刀似乎已经生锈
不经意遮住了他十年前年轻的脸
时间就象刀片吗?
一天一天削薄了我们的青春
时间更象回旋在我们身边的白色烟雾
背面有过多的迷茫的心境

是的,我们麻木地受制于生活这种催化剂
更受制于香烟这类慢性毒药
它让我们有时清醒有时迷蒙
迷蒙时,我们相互争吵
清醒时,我们相互致歉



韶光·追影

婚(组三首)

现实周围的芒刺

——题记

拉 链

行走的人

借时光漫长游走的机会

提一柄闪亮的刀

在涂蜜的地方

再涂一层血

虚无的缝

弯弯曲曲,竟如拉链

轻而易举撕裂

呈现多年来

彼此从未见过的

奇丑的模样

韶光·追影



补 丁

她在同一件衣裳
同一个破洞口，缝同一块补丁

补了又破
破了又补

皮肤折成水的样貌
时光在其间变成一个谜

擦肩而过的人
留下谜一样的背影

老
去

沦 陷

进去的人
想方设法逃出来
出来的人
后悔逃出去

你一生都在
一张网里
爬进爬出



韶光·追影

入秋，入秋(组诗六)

轻轻

时间溜达成白云的模样
从晚风的细缝里
探出头，一分一秒的细屑
沿衣袂的尾纹而过

韶光·追影

不倦的秋呵
是一个神秘的爱人
又打开了深锁一季的秘密
风便张开掌心
如一叶宽大的伞

叶子落了，心事跟着落了
落满孤独的长街
蚂蚁衔起自己的爱
贴紧地面，满地奔走

轻轻，轻得你未曾发觉一切的变动



韶光·追影

只觉得额头的发尖往后拂动

悄 悄

提着神奇的画笔，你又来了
指尖点动河水的脸
面部透明，环环舞步
只悄悄一抹
河流变了色，我跟着变了色

故土还在脚踝发芽
你竟已提着扶首的稻穗
摇摆稻谷的幽香
悄悄地，乘着月色
在我的鼻尖引诱

韶光·追影

潺 潺

奔走的样子
象你在节气中划浆的样子
用力，似快似缓

花儿产下籽
枯萎之体在眼中始终流淌
象死亡，又不是死亡

那些已逝的
和此刻的水流



韶光·追影

在一个季节的交界处
于思想的汪洋内
潺潺流动

声 声

放远目光
也望不见母亲弯下腰板
拿起镰刀的样子
只听见她疲惫的吆喝声

日头落了无数次
布谷鸟在秋的半空中叫唤
咽喉无数次咳出血

母亲为何还站哪儿
——站在花开的地方

韶光·追影

浓 浓

一不留神
方知踩疼了脚底下的草
刚挪步
她们已然挺起柔软的腰肢

藏身低处
眼睛始终面向阳光
浓浓的一袭春装



铺平了凹凸的路

刚刚起步踏上秋的眉尖
我便听到身后
一片绿盈盈的掌声

滔 滔

浪头高出几丈
跌落就有几丈

就象此时我站在季节的浪尖
听波浪滔滔，抛出轰鸣的声响

下一次跌落
我仍会再次跃上浪尖
把自己摔成一块铁
拍打着浪



她的倩影

韶光·追影

秋怅(组六)

忆 秋

昨日,河水还在屋后
波浪排着队
一会儿向前,一会儿退后
风抚摸正嬉水的娃娃的脸
石子露出光滑的脸在衣袋口被小手捏来捏去
黄黄的毛发总要被一些水珠子溅得湿淋淋

屋顶的炊烟刚停
窗口便传来唤乳名的喊声
小脚步,不听使唤跟着磁铁一样的声音
便从屋后跑到屋里

访 秋

还没举手叩门
季节之门便自动裂开一条缝



让一些泪一样的雨
毫无顾忌地漏进去
象时光大摇大摆裂开一条口子
把一些外伤或内伤
用各个不同的姿势
横扫倾泻

土地上的果树
未老就已枯死了
树上的叶子还努力地
泛着绿

迎 秋

村子里的人
一只脚还在睡梦中
另一只脚已准备踩在田地里了
家家户户都找出生锈的镰刀
要将镰刀磨得象日子一样发亮

与此同时
扛起泥土过日子的人们
象镰刀一样
越磨越细



韶光·追影

拜 秋

每个人都弯起腰
或高或矮，或胖或瘦
都以叩拜的姿势疼爱着稻穗
象疼爱着自己的孩子
一步挪一步
不轻易踩下去

仿佛，每块土地里
都住着一个土地神
每个土地神象沙漠里的骆驼
驼着一个疲惫的身体

韶光·追影

吟 秋

也只有布谷鸟
吟唱着给田野的情歌
村子里的娃们
听着这样的情歌长大
一直生活在
这种单调的吟唱中
依然笑得象燕子一样欢快
象云儿一样单纯洁白

娃们长大成爷爷辈时
看自己的名字
仍然象看一个大学回乡的娃的脸
一样陌生



梦 秋

一幅画展开的时候
老井的模样始终未改

从田野里归来的脚踝
刚刚伸进井水
画已被打湿
所有发生过的早就成为过去时

而我竟还未醒
噙着泪，到处追寻



韶光·追影

秋天，秋天(组)

小 镇

把脸对着街的脸
眼睛就能偷窥街的心事

左边与右边的人来回穿行
每一双脚步里
藏着一个不同的秋天

秋风乍起
一枚落叶流浪在街心
翻了几个身，又被推向空中

秋天，秋天

九 月

阳光不冷不热

韶光·追影



老树的脸起了皱纹
秋风不紧不慢
脱去了叶子的绿裳

河水摸着垂柳的发丝
牵着小舟的尾纹
拉着慢板的歌谣

秋天，秋天

我和你

现在，我和你
住在同一个季节里

我说，叶子红了象诗
你说，果子落了是个好收成

不知你在秋天以外
还是我在秋天以外？

秋天，秋天



朦胧诗影

假装(组章五)

1

假装成风的手指，我
让湖边的芦苇
哗哗地唱出一些歌声
他们柔软的腰身东倒西歪
如同一些柔软的回忆

童年便漫步在我的额头
走出一些弯曲的纹路

2

我假装是那个萤火虫
在夏日黄昏的屋檐下
游来游去
游至母亲的藤椅旁
细数她的发

现在，萤火虫仍在每个夜晚
还会数着谁的发

韶光·追影



3

村庄的影像里
那个哭鼻子的小女孩
是我假装放上去的
哭声一响
暖暖的炊烟便会改变风势
咬住女孩的耳朵说话

此刻,它咬住我的耳朵
说同样的话

4

屋后的小河岸边
我假装自己是一条小鱼
大家都认为我只能在浅水边游动
那一次游得太远
差一点陷进深水河迷了路

以后的日子,迁居城市远离他乡
我发现我仍在深水河里挣扎

5

村庄时常在夜晚时分
给我一个假装的背影
我想对着它大喊
刚刚飞过的鸟儿在我的头顶
只轻轻地应一声
瞬间便不见踪影



林海音

迷失的回声

在东村与西村之间
母亲趁落日的余辉
将最亮的爽音在整个村庄铺展蔓延

我是躲藏在草垛间玩耍的秋虫
分不清白昼与黑夜
在遥远间距性的回声里
做着童话的梦

而以后的日子里
夜幕一次又一次拉上所有人的脸
我是一朵飘荡着的蒲公英
被季节崩裂身体
茫然的目光还在昔日的小径里蜿蜒
耳畔的回声竟急剧上升

韶光·追影



入冬(组五)

第一种声音

秋天用最后一个眼神
目睹花们的离去

无眠的人群无奈中侧耳聆听
时间咬碎落叶的声音

我听见它们入地的回声
在旷野里疯狂奔驰

第二种声音

阴霾的天空,坠泪般的雨
象一个小妇人抖动着肩膀抽泣

它们抑制着人群与街道
足印大片大片地淹没



她的倩影

身后拖着的影子不知去向
有人已无从选择是哭还是笑?

第三种声音

蹲居于十二月的心脏
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怕不小心的动作
牵引出血色的粉碎

其实,我想做一次大翻滚
疼痛地叫一声

第四种声音

想象着一只鸟
在我的窗口停留轻轻地说话
我一定能听懂它

人冬了
让我变成它
轻轻地对你说同样的话

第五种声音

窗外所有能呼吸的和不能呼吸的

韶光·追影



都在议论，冬天，冬天

我在听窗外的时候
窗外是否也会有过路者
在听，我的骨头被又一个冬天
渐次碾碎的声响



姚苏萍影

活着的老屋(章)

生或者死，回忆抑或怀念——题记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余华《活着》

韶光·追影

1

那一块块砖

如一个个黑白不一的日子

重叠，挤压成一堵岁月的墙

在已死的回忆里

拼凑出老屋的模样

2

如一件烂衣裳，壁灰裹不住

露骨的黑砖

轻轻一抹，便有尘

从它的皮肤上拨落

混浊似乳白色的记忆

悬浮半空



3

下雨的时候
它漏风的牙齿里
可以滴满整整一盆水
一舔，以前是淡的
现在不是

4

是不是老了
有砖与砖松动的迹象
是不是病了
蛀虫日夜撕咬顶梁的声响

但，终于有一天
它塌了
先是废墟，后是灰烬

5

现在，我每一步都有它的影子
与它亲近并且相似
似乎与连阳光都看不到的形体
步步逼近

但，我已准备好
用与它同样的姿态

6

时间久些，再久些
我就是活着的老屋



魅影清荷

用每一块砖努力叠成笔直的日子
将每个季节作为每一个战场
积攒每一枚叶子的光亮
作为前行的注脚

韶光·追影

(墨)





刻圆(外二首)

刻 圆

谁在画着圆
嘴里喊着，圆呀，圆呀
可是呀，白纸上有苦笑的声音
黑并带着尖刺

我已经用刀雕刻了许多
它们一个个伸着脖子
短的或长的
有的象哭。有的象笑
那是我多年以来积累的表情

谁拥有了一个如月亮一样的圆
我未真正触摸过
摸过时它象雪一样化了
扭曲在水里



韶光·追影

生 活

空气里布满刺的机关
稍一挪步
便碰倒了一粒站着的尘

只听见尖叫一声
遍身已是露骨的洞

落 叶

是凸印在路身体上的
一块块疮疤

风没有来
它们死了

我的鞋子踩着它们的时候
它们活了，也疼了
轻轻地叫一声

韶光·追影



韶光·追影

伸 缩

对面的三叉路口
每天都有自己伸与缩的理由
车子多的时候,它小了
车子少的时候,它大了

这种奇特的病态
已在到处传染

它让原本广袤的天空缩小
小得我可以把天空捏在手中

它让我原本小巧的屋子
每每黄昏的时候放大
大得可以将所有一切都放进去

当这种病态传染给我的时候
我的心口自一次缩小的经历以后
一直在无休止地放大
大得空荡荡,竟装不进任何什么

韶光·追影



林海音影

那年……(组八)

猪眼睛

躲在门后

我毫不犹豫吞下一对毛茸茸的猪眼睛

母亲说，长大后可以壮胆

那年后，我真的什么也不怕

甚至能将紧紧尾随的狼

连踹三脚

韶光·追影

小 树

小树总比我高出几公分

我暗下决心

一定要超出它的高度

故乡终于将我拔高了

但是，小树转眼长成大树了

比我高出不止几公分



小径

记得它是好长好长的
怎么今天跨几步
便已终点了?
是不是被已逝的年轮缩短了?
而我成大跨步的巨人

丝瓜藤

你慢吞吞地爬到我们家的屋顶
未曾结果的小花象金色的蝴蝶结嬉笑在
绿叶子里随风舞动
你有时到处乱爬
爬满我们家整片场地的半空中
如今,你悄悄爬进我
遥望的眼睛,甚至爬进我的
每个夜晚

无名花

从野外采集回来的花籽
播撒在屋后
我们从不理会,从不给予她什么
但她乖巧地每年都会将
花香四溢飘满我们家
现在,我仍会看见她的后裔
一株或两株,原地站立着



照相留影

河 上

张家的大妈与李家的二婶
她们隔着河搓洗着衣
谈论她们家的娃和姐
看见我这个姐走过
嬉戏着叫唤我的乳名
我的小嘴巴撅得老高
逗得她们差点掉河里抓小鱼

那年后的转变

天很蓝呀，云很白呀
大地大片大片的绿呀
这么多年
是不是所有人的眼睛被折磨色盲了
怎么到处是灰和黑？

韶光·追影

那年，泥沟

为了一寸泥土
大叔与二叔吵得天翻地覆
两家的泥沟越来越深
深得经常积水
那年，泥土就是命根子
用泥土维持生计
还要经常饿着肚子的村民们
那年，我幼小的心灵
藏着对泥土的怨恨
比沟还要深



与月亮赛跑(组章四)

元宵，陪 TING 妹妹

——题记

1

妹妹的胳膊
挽着我的胳膊
象两根瘦弱的骨头相互缠绕

月亮圆圆的，月光很滑
从空旷的最高处垂直倒挂头顶
压缩两个女人的影子
如同细微的心境直线挤压层层重叠

2

跟着月亮，我们移动自己
月亮也跟着我们移动
似在窃听私语
抬头，它圆得让人妒忌
亮得几乎刺眼



踩长长的夜幕铺成的无际的前方
手紧拉着手，心跟着疯狂奔跑
树木和街道在瞬间退后
仿佛忧伤惆怅会瞬间即逝
月亮清朗温情的眼睛
紧紧尾随，一直绽放着光

3

妹妹，汤圆不一定是甜的
有时可以是盐的，也可以是苦的
就象月亮不一定经常是圆的
它会被时间拥挤，有时长有时扁

妹妹，路不一定一直是黑的
有灯光的地方，一定有微弱的白
明天天亮，整条路一定会变得通体发白
我们只要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就能摸索着走自己的路

4

今夜，月亮在头顶
我们心中藏着
这个世界以外的春天

月亮剔透的亮
铺展在前方



月亮的诡计

她已藏好一个嫦娥
独自浮游半空
把吴刚拒之门外
流落人间
令凡间的许多痴情男女
隔海相望

一月内
她常会用你看不见的手指
悄悄舞起忽明忽暗的手势
引你凝望
让你
夜夜乘月色等候

有时怕你厌烦她的旧模样
便在月初抑或月底
把自己瘦成最苗条的身段
若你还不满意
她已藏身云之后



她该活该

让你找不到她，也看不见她

如今，她仍以旧时的模样
即将来到八月十五的夜晚
为了你一路之上时时刻刻
盈满圆满和明亮
她会带上一百辆车子的礼物和秘密
让你一样一样地打开





时间之箭

一天一天

白昼黑夜，黑夜白昼
是喜是忧总象一个四处碰撞的问号
不经意折磨未知的日子

我们反复解读
付出的代价是在一天与一天之间
削薄生命的厚度

大年初一

阳光是新的
最重要，日子是新的
仿佛一切都换新了

此时陈旧的记忆
趁着翻身转身的时刻倒挂起来



虹影

有时闪烁，有时尖叫

心情是旧的

昨天的脚印是旧的

它凸印在每年的起点

遗失

已是新的一天

我的目光还在去年的残雪堆里

搜寻遗失的东西

它象一个标签定格在去年的某一页上

只有用回忆或意念才能看到它

我不想再去翻看它

但总是一小心碰到它

韶光·追影

一种病

我的感冒从去年年末起

一直延伸至今年

它象一种持续生长的病根

无论时间季节的变换

横跨在一年与一年之间



一年消失

零点划过
一年便会消失
一至十二月
他们不知要消失多少回
又要重新站起来。

他们一字排开，重新整顿秩序
那么整齐，象十二个列兵
等候时间用刀把他们一截一截
切割分离，尔后碾成记忆的粉末
随季节的风消失

当我们重新站在
另一个起点的时候
眺望另一排崭新的十二月
怎么也无法预想到
他们被切割至消失的过程
是疼，还是不疼



韶光·追影

那些时光

——致昔日半轩诗塾

那些时光，那些人

题名亦为人名

——题记

半拉子

口咬半截烟的人

熏黄的指头在时光背面奔跑

听说，他正与小说重叠出几番细节

于子夜时分忽隐忽现

象一个在夜空中跳跃调皮不肯睡去的星火

有时他站在一首诗的曲线上

手指象一尾灵动的鱼

摸进诗歌体内

挑动词语的筋骨

尔后吐出一些剩余的骨头

如一个拆解骨架的魔术师

韶光·追影



片刻，句子们被剥个精光

心 雨

一个刺便是一种疼
体内的雨声持续喧哗
你听得疲惫

记忆悬挂在眉心未曾远去
眼眸间，遗失的不只一种影像
(那些走远的人姿势始终)

时光遗漏的水，全部流放给你
让你制造出诗歌的样貌
在墨汁反光中潮起潮落

石 子

一路上你将自己铺成小路
脚步不停，踩在坚硬的路面上
竟牵引出一连串柔软的心事

倾斜着眼镜，是一部另类的相机
将世间纷扰切割成一截截
它们象一根根颜色不一
长短不一的绳套
将那些影子套过去



韶光·追影

此刻,我看你正在追赶着
空气中的一点细节
一粒尘,不小心漏入你诗歌的法网

虫 子

如今,词语和句子也已隐藏
似乎不让人轻易发现
就象你有蝴蝶一样翅膀
月亮一样美丽的表情
悄悄地藏起来
就象你藏起那个为你
盘起长发的人

春天早过去一个世纪了
夏天很热
听哪,树枝上每个你
都叫得发慌

雪

篱笆上隐喻的蜻蜓
已停留太久太久
她是否已忘记如何飞起
或偶尔跳跃

窗内那个凝望已久
对镜梳妆的小妇人会想着谁

韶光·追影



如今，嘴里含着生活
还是雪花？

紫 藤

播种在根部的浪漫
沿着时光向上
生长出盘绕的姿势
架下的目光
已望得更远了

远望着，一抹紫
在风中俏立

火 火

一下子你点燃那些目光发亮
一下子你抹去一些隐蔽在心底的晦涩
你只轻启一下嘴唇
便被我盗去笑声

什么时候你藏起火苗
用背影遮去，不让人看见
请转过身，我只想借用一下火
燃一丝怀念的时光



她的影子

影 子

吐出一些水
淹死自己
搬出一些影子
砸死自己

此时，我是从坡顶
垂直滚落的石头
看着自己的身体
将与地上的影子
合二为一

韶光·追影





在晨光中“追逐”另一个影

若荷·影子

有友人贺信,《姑苏诗影》即将出生了。

是的,《姑苏诗影》即将出版了,以我而言,这只是个开端与起点。她象晨光中晶莹透亮的露珠里一缕微小的光亮,正悄悄地滚动,并以无声无息安静的姿势,映入你的眼帘。你也许不觉得什么,但你一定要相信,每一丝光亮都蕴藏着她对诗歌的热爱;执着的“痴”心。

谁能想象,在静夜灯光之中,以想象的模样与尘相拥,与文字一起不眠;谁能想象,以喜爱的诗刊诗集藏于包内,替代女子化妆品。谁能想象,常因诗歌莫名其妙占据脑海,屡次越过家门而浑然不觉,而家,那么近那么熟悉。谁能想象,岁月这把尖刃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完美安静的生活被划破,而诗歌,象一位颤抖着身形的老人,依然矗立于逆风中,痛也无泪……

我很幸运,出生在江南苏州,许多人羡慕的水乡。曾在长满芦苇的太湖岸边(如今,已少见芦苇了),让小脚丫与太湖水一起浪打浪。童年的记忆永远是美好的,多年过去了,一些记忆总是清澈得毫无一点儿杂质,在心灵深海,象一尾自由欢畅的鱼,于黄昏时分,化作一首首小诗来到我的身边,跟我无比亲近。为此,我感到幸福……



姑苏，是江苏苏州的别名。古称吴，除拥有“姑苏”别名外，还有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已有4000多年，是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素来以山水秀丽、古典式园林别致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现今的姑苏已经成为“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山、水、城、林、园、镇为一体，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古韵今风，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而闻名遐迩。

也是姑苏造就了“姑苏诗影”这本诗集的命名。我喜欢把苏州称为“姑苏”，很典雅，有着墨汁飘香、文人雅士的味道。常被诗友称为姑苏女子。其实，真正姑苏女子的美，是代表江南姑苏地域文化，有着文化涵养的美丽女子，加上江南气候温润，把一些江南女子出落得如湖中睡莲，又有文人雅士书卷气质。而我不过是太湖边上的芦苇而已，与真正美丽的姑苏女子相距甚远。但我乐于融入江南小桥流水氛围，和具有文化底蕴的意境中，与它相濡以沫。

我喜欢听古筝、古琴，当然也爱听姑苏的琵琶。在那些音韵中，我可以随时陶醉其中。听着这些古韵特色的音乐，让自己的文字融入这种状态中。如《深陷古琴》、《文房四韵》等，我走进古韵，试着以古韵特色的语言绘成诗歌，那些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与尝试方式，竟成为我诗歌的另一种风格。

你可以想象经常喜欢沉浸在低调的小提琴曲中，与琴音窃窃私语的人，是怎样一个安静的人。我一向能够感觉到音乐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不一定要在音乐节奏中让诗歌起舞，但一定要让诗歌有音乐一样的节奏；不一定要让音乐和着诗歌唱起来，但一定要让诗歌和着音乐韵感在读者心底里唱起来。我喜欢音乐，但不懂音乐，就象我喜欢诗歌，但并不能完全深入理解懂得诗歌一样。音乐和诗歌一样，都是我心底的一个永远摸不透的谜。于是，我在追逐寻觅中《上了一条黑船》。

有一段时间，我曾停留在短诗的翅膀上，着迷于短诗或微型诗。在短短几行内，总希望张开有力的臂膀，把所要表达的意境全盘托出。短的诗歌简而难，如一个简单的高难度动作，看似简单，实则内在的讲究，远比长诗多得多。尤其微型诗，仅限于三行以内，就要将一首诗完成并且完美，是



一件绝非容易的事。我曾用一点一滴的灵感瞬间以微诗来记录,满足心灵对诗的欲望。它就在我的试验杯子中,我期待着有一天,它能象原子一样发挥“威力”。

其实我更多追求的是随性的语言风格,在平和的语调中,将一些发亮发光名叫诗眼的句子安放在诗中或诗尾。在我一度“追逐”的过程中,不小心陷进粗糙的语言风格,表面上看有些口语化,但并不等于口语诗歌,企图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展现语言的魅力,绝非是梨花体诗歌。我并不是不赞成梨花体诗歌,如今的诗坛已经有一个梨花体诗歌的制造者了,我们不需要再去一次又一次仿制她,也不需要用一些肮脏的语言来排斥她,就让她成为一位诗人在一个时代的独有风格,何尝不是一件美丽的事,无论走多远,又有何妨?

在一次“追逐”中,我曾热衷于理性诗歌,从那些脚下的、路上的、路边的,空中飞的,一点一滴事物,都成为我的“捕猎”目标,企图让其纳入诗句中,历炼出人生哲思、体悟。一直认为诗歌来源于灵感,是一种机遇,它可遇而不可求。我并不觉得写这些杂碎细节,是小女子诗歌,成不了大气。我沉浸在捕获这些“灵感”、“机遇”的幸福中。也许过于理性,如同那些给读者反省的警句一般,只能作为分行,缺少“诗”的境界和意味,缺少感性的诗歌同样缺少润性,如一朵花朵缺少水份的栽培,我深省到这一点。

由于现实压抑的困境,作为女子诗爱者,我却很少写有关爱情的诗歌,但不等于不写。为了让整部诗集有“情味”,我特地在第一辑中,精选多首(组)情诗。大都是以想象为切入点并未抵达实质的诗歌,不是我最满意的。我一向认为,爱情作为从古至今永恒的话题,有许多感人的爱情故事,大多数只是存于人们臆想中的小说故事。在忙碌不停奔走的现实生活中,爱情已到可有可无的境界,这种境界,象神话中凡人升级做成神仙的境界,我觉得这是人的一生中最高的爱情境界。比如我,是那么心甘情愿地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一次旅游途中,夫一句“我就是你的海”便铸就一大片《情海》,爱情在诗歌中总是复杂,在生活中却是这么简单。

我本质是忧伤深沉的,一般很少有人能够察觉这一点。只有那些长期在品读我诗作、深入我的诗歌中的读者才能感受到这一点。忧伤深沉来源于现实,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请允许我为失去至亲疼痛而忧伤。2008



年5月，亲爱的母亲车祸离去。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内，我已不记得如何走出这样的阴影。也是在这期间，我创作了大量的忧伤低调的诗歌，忧伤低调并不等于永远沉沦下去，它是走向坚强即将崛起的过程，趟过这些过程后，如同洗净心灵密集起来的忧伤的尘埃。为了这段象噩梦一样经历，不是要长久的忧伤，也不是要忘记，而是要长长久久地记起，更长长远远地怀念，象绵延不断的流水，将浸血的文字雕刻下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出这部诗集的其中一种意义。

真正的婴儿，十月怀胎便可出生。而诗人们，诗歌“怀胎”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才“培育”出一本精品诗选，可想而知，一本诗集的诞生，需要许多精力和心血，更多的是坚持与执着。而我“孕育”我的诗歌，才五年时间。对我来说，时间短即代表经验不足。在我仓促取出我的成果时，必然存在许多欠缺，我的读者们尽量去挖掘吧，挖掘的时候，顺便用想象的手指，摸一下诗歌内一颗始终颤动的心，让它感知一下，你涌上心头的关注与支持的力量，让《姑苏诗影》在诗意江南，展开另一道不算起眼的风景线吧，这是我所期待的。而我也正以此作为起点，去“追逐”另一些“诗影”……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师（那位隐姓埋名的作家）和那些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和挚友，是他们在诗歌的一点一滴的教导中，让我的诗歌逐渐成熟。感谢南京著名女诗人、《陌生诗刊》主编古筝和东北著名诗人、《大地诗刊》主编鲁荒先生辛苦为若荷全面的序和评，感谢山东著名诗人黄书恺为诗集题字，并且感谢西北著名诗人张彬为整个诗集用心策划，还要感谢诗人雷火、王克楠、晴宝儿、藤儿青青、雨荷风、杨亚明、云海鱼、重庆子衣、原野牧夫、长春老藤等诗友友情评论及精美的赠诗，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很遗憾本诗集未能全面收录他们的精彩评论文章。我作为被评者，幸福的眼睛里早已溢出感动的泪花……我会珍惜并用心感谢，感谢帮助支持我的诗人诗友及许许多多关注我的朋友们，还有那些成就《姑苏诗影》的编辑们、工作人员们，感谢你们，以诗歌的名义。

2009年4月28日